

永樂大典

卷八千三百三十
九

永樂大典

卷八三三九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三百三十九

十九庚

兵

兵守

商于四戰之國責守戰負海之國責攻戰四戰之國好舉與兵以距四鄰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興事而已四與軍故曰國危四戰之國不能以萬室之邑舍鉅萬之軍者其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在守戰守有城之邑不知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其城拔者死人之力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城盡夷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以佚力與罷力戰此謂以生人力與客死力戰皆曰圍城之患患不盡死而已此三者非患不足將之過也守城之道重在城也故曰客治薄撤三軍之多分矣客之候軍之效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此為之三軍壯男之軍仗盛食勵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仗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為險阻反耕格阱發梁徹屋給徒從之不洽而燬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倍老弱之軍使牧牛馬羊蕪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復其壯男女之食而慎使三軍無相遇壯男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三十九

一

遇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姦民有從謀而國亡善與其恐有金聞勇民不戰壯男壯女遇老弱之軍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憐悲憐在心則使勇民更慮而怯民不戰故曰慎使三軍無相遇此盛力之道續後漢書兵守 兵之為守尚矣凡建侯樹屏列之來衛皆以守衛中國分鄉置遂賦之師旅皆以守衛京師設防會禁統之方伯皆以守衛列國邊徼則有戎役宮闈則有環列皆所以為守也故兵為天下之大閑謹其所守相為維扞則天下安且固矣孔子作春秋每致責於守土之君以存天下之閑天子守天下者也 有道則守在四夷至於出居於鄭夫其所守則不足為王城成周而所守愈隘不足以為京師是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無以為閑也諸侯守國者也有道則守在四鄰至於郟瀆而居乾侯夫其所守則不足為公浚洙而中城所守愈小不足以為都邑是以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無以為閑也且社稷人民天子所授祖宗世守故不敢授人而自棄強暴侵奪力竭弗支死之可也固結其民去而後國避之可也故國君死社稷曰滅滅之者有罪滅者無罪而為義其國滅而書奔者託於諸侯有後國之道而為權齊侯滅紀不曰滅紀侯之奔不曰奔持書紀侯大去其國既不能死社稷又不能固結其民而復國持悼然蔑棄宗社去而不返爾故曰大去不當

去也至於梁伯也城而弗辱民疲而弗堪為秦所取書曰梁亡自亡之也
 昔城患恃險而不為備一日而楚克其三都書曰楚人入鄆自取之也此
 天子諸侯守土捍城之大法也若夫戰攻於外則必有居守於內以為本
 根進有所恃退有所歸股肱心腹相為表裏故宣王外攘夷狄則張仲在
 內高祖戰榮陽京索閑則蕭何鎮關中光武戰河北攻洛陽則寇恂守河
 內昭烈保漢中爭荊州則諸葛亮治成都曹操南征北伐則荀彧在許
 策轉關江東則張昭在吳不有行者誰扞牧圍不有居者誰守社稷叔出
 李處古之制也然必得其人則本根強固無反顧之憂苟非其人未有不
 覆巢傾國者夫差任宰嚭以政使太子與老弱居守而遠爭齊晉為越所
 滅開羽界彙芳士仁以江陵圍樊而逼許維為吳所襲所以晉文得原而
 難其守蕭何為萬世之功也至於城守拒攻將之事也守心為上守氣次
 之守兵為上守城次之心為氣城兵為城城心固則氣固兵固則城固靜
 密專安內外如一無隙無瑕以主待客雖盡地守之可也况於城乎又必
 兵械備具新糧足餘進有郭圍退有傳障遠有救援適有間候奮力多暇
 明慎罰賞申飭教戒禁絕訛妄血視肉薄示之必死曹仁之守樊郝昭之
 守陳倉張特之守新城皆是也無入新兵共守隙開必敗文欽是也無以

水樂大典卷八十三音九

二

敵緩縱貪食盡必危諸葛誕是也無以激怒出戰夫守必敗曹叅是也無
 以誑誘易動動必見欺郝普是也且夫守責知變敵大則當戰於外光武
 之於昆陽是也不出而致敵必敗公孫瓚之於易京是也故善守者屹若
 山而不可移淵若海而不可測寂若無人而不可見應若無端而不可窮
 故攻為易守為難活地易死地難將將之君用人不可不慎也恭崇禮兵
 等類要善守篇 臣嘗聞孫子曰百戰百勝者非善之善也吳起曰戰勝
 易守勝難夫示以德感以義無智名無勇功而敵人悅服是守勝之上者
 也堅壁壘嚴斥候彼欲挑戰而我不為動彼欲曠日而食有不給卒能以
 全取勝而敵人挫衄是守勝之次者也然則殺梁氏曰倍則攻敵則戰少
 則守趙充國曰攻不足者守有餘司馬之伐公孫淵語其使曰能戰當戰
 不能戰當守而不戰而守者幾於怯矣曰不然可以戰則戰可以守則守
 吳起守河西而秦兵不敢東向韓趙賓從 李廣守右北平匈奴號飛
 將軍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寇恂文武備足以守河內 常孝寬守玉壁
 帝幸其壘觀禦敵之所深歎美之移時乃去 王師順守孤城以抗突厥
 曰吾受天子命守此義不可下賊 王思禮善守計短攻戰 孫韶守廣
 陵青徐汝沛頗米歸附淮南濱江七候皆檄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下居

者各數百里。田豫守并州外胡聞其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華溫琪守晉州，莊宗攻之，踰月不能破。梁嘉溫琪善守，并晉州為定昌軍。以溫琪為節度使。李周為將，甚勇，其於用兵，善守能與士卒同甘苦。其守楊劉也，毋喪奔歸。莊宗遣他將代周守，幾為梁兵所破。莊宗遽遣周還守之。梁人斷晉鉤，獲莊宗曰：周為我守，何憂？救至，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微公，諸將為梁擒矣。臣讀孫子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若吳起、李廣類此。項羽謂曹咎曰：謹守成軍，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曹咎不善守，而卒以取敗。李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善守，而卒以破敵。臣讀孫子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若曹咎者，不足以知此。李廣百騎，望見奴數十騎，上山陣廣以為走，則追射，我立盡，留則以為大軍之誘，於是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胡終惟之弗敢擊，以為有伏，夜即引去。趙充國至西部都尉府，日饗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寇豪相責，欲一闕而死，可得耶？王霸閉營，休士以屈蘇茂。曹彰北征，叛胡數千騎，卒至彰，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用田豫計，固守，妻陳虜乃散走。齊神武傾山東之眾，以圍常孝寬，凡六旬，智力俱困，而兵解去。李希烈以十萬之眾，圍劉昌凡四十餘日，賊數敗，乃解去。顏真卿守

平原採訪河北尹子奇攻陷河北諸郡，獨平原北平清河固守。江夏王宗道從秦王討劉武周，曰：武周席勝，利然鋒未可當，正宜以計摧之。且烏合之眾，憚持久，若堅壁以頓其銳，須食盡氣老，可不戰擒也。王曰：而意與我合。李光弼禦賊，饒陽問計於安思義，曰：軍行疲勞，逢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光弼曰：善。王欽先守潁州，秦宗權陷河南，獨欽先力戰不可下，所在殘破，獨全潁州戶二萬。臣讀孫子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若李廣田豫類此。論曰：昔人謂戰以守為名，所以候敵守以戰為名，所以誇敵。所謂守者，非持堅壁，壘嚴斥候而已。善守者，使敵不能知，故欲傳城則畏吾之突戰，欲退走則疑吾襲擊，執敢于攻乎？射繚子曰：守法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則且守且戰，固足以却敵。觀七國之叛，韓安國持重，張羽力戰，故能捍寇而有梁微羽之戰，則安國能持重乎？夫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眾，故善守者將以有待也。彼戰不能勝，守不能固，乃以退保為名，是區區者何足算哉。金起兵，晏兵權。凡守者，勁弩強弓，渠谷棧槽，足新備糧，所以守吾之城也。設險守阨，高城深池，列戍屯兵者，所以守吾之國也。不因慮而抗，不因事而備，積力治心，靜竊閑暇者，所以守吾之氣也。不守吾之氣，則無以全吾之城，不守吾

之城則無以保吾之國凡若此者皆守之謂也然而所以守者權也守而用權則所以守者非徒守也亦以攻也所以自治而待時也是則守者攻之基攻者守之資攻而不守則無以隱其微守而不攻則無以發其機敵攻則守敵守則攻不足則守有餘則攻示之攻而實守示之守而實攻此權也不可以一類求也太白陰經守城其篇經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人所不見謂之九地見所不及謂之九天禽滑釐問墨翟答以五十六事皆繁冗不便於用其後常孝寬守晉州羊侃守臺城皆納封胡子弟技巧之術古法非不妙然非今之所用也今術使於事者如左沒隙深開濠塹也增城增修樓櫓懸門懸木板以為重門突門於城中對敵營自鑿城內為暗門多少臨時令厚五六寸勿穿或於中夜敵人初來營列未定精騎突出擊其無備襲其不意塗門以泥塗門扇厚五寸備火又云塗棧以泥門上木板也積砲石大小隨事轉關橋一梁為橋梁端着橫括板去括橋關轉人馬不得渡皆傾水中寨用此橋以投燕丹鑿門為敵所逼先自鑿門為數十孔強弩射之長矛刺之積木偪壘木長五尺徑一尺小至六七寸拋下打賊積石偪石於城門上不限多少多為妙臨時擲下樓櫓却敵上建喉樓以板為之

批出為樓櫓 託羅戰格於女牆上批出去女牆三尺內着橫括前端安轄以荆柳編之長一丈闊五寸 又立間道內柱上布板木為棧立闌干於棧上懸門擁牆漆塹拒馬一如城壘人事軍律守城 夫城受圍外兵勢眾若非嚴備恐陷賊謀即須城內周回三十步不令人住貴取索易為但賊圍城即於大城外羊馬城內去大城二丈周回等築小城下於大城三分二分兩面直下掘土入城壕塹於女牆上安不定板棚闊五尺長一丈每棚施轉關軸周過其城賊入上下及立皆不得傾入濠中雖百萬之眾不足填之名曰萬全棚餘守具大體略之玉張玄樞守城 守城之法有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稱雜攻之要五步有五長十步有十長百步皆有將其將長武文相恭量材授任而統領之敵在城外城中有大須防有奸人內應但令通使近主掌管老少婦女救之及遣大將親作左右監督救援守城士卒不得輒離職掌亂走街巷犯者斬 邊城十一月燒城隍境上草木及四方惡山深谷大川連海側近樹木原野皆令淨盡樹木無隱匿也 布幔法 用布旗為之以竿懸掛女牆之外八尺折去天石之勢則不損墻 燕尾炬 縛蘆葦草為之分為兩歧如燕尾之狀以油脂灌之和火從城上隊下燒之下照城脚却賊遇夜來城而上城半腰

永樂大典

卷八三三九

每十步懸一燈籠以審非意或用松明亦可又罕用鐵為之分兩以火敵人飛梯連梯如打木者用打女牆外上未者 鈞竿如鎗兩邊有曲刀刃可以鈎物 諸灰沙糠糞播於城上以眩賊目或燒銅鐵汁物洒之或用手砲石打之油囊盛水於樓上擲賊賊火車中囊破火自滅矣 守城之法 灰砂鐵銅鎗盆甌礮石水筒長刀長斧長錘長鏢連梯棍棒長短鎗瓦礮砲石之類不可不置也城中柴草貯積之處預以泥厚塗之火箭可防城中茅草房舍非瓦蓋者用泥厚塗之以防火砲樓上樓櫓吊鐘板皆皮裹用蓮蓬水濕之以防火砲火箭也敵攻城於地道來自於城上鑿穿一井截之積薪井中如火薰之謂之天井城內四傍穿井深二丈新甕皮覆於井內枕聽切之去城五百步皆知之知穴處取鑿迎之以乾艾數石燒令烟滅洩仍用皮袋吹之積石備砲石隨大小用 積木桶編木長五尺徑一尺至小五六尺又用弩射之長茅鎗刺之則敵不敢近門比羅戰格於女牆上跳梯去牆二尺內者橫括搽端安轄以荆柳編之長一丈五尺安於搽端以遮矢石賊以火車將油毀煎煉推及城門縱火而去功不得以少水投之油得水而焰更高必須眾水俱沃方可滅之行軍須知守城 兵法曰守城者則深溝高壘堅壁利刃藏聲滅跡常令防城

永樂大典卷八三三九

五

戰具敵棚樓櫓完壯以備應急使用邊城並宜足備陳此名件預知施設更在臨時取其利便 一用大筒火砲長鎗檣木手砲傷上城人 一多設備城樓簾芭籬牌沙隔遮其矢石 一多置救火水桶要隄防積薪燒城門樓櫓用 一當城門路要直轉關機橋木馬子陷馬坑鐵蒺藜 一多設照城燈籠防夜後有賊人鑿城於黑暗處垂索入城中放火亂軍 一用床子弩放火箭及火砲燒填漆紫草 一用火砲打距埋土山驚車洞子 一城寨若在平川或側有高原泉水成派及有江河須防決壅灌城之患今河東古太原城宋決汾水而灌劉維元是也 一城上以練旗詐為旆使敵人仰望城上即順風吹颺糠粃石灰眯其目眼次用金斗猛火油灑之勁弓硬弩射之以糞砲汚之砲石打之即退 一城上多備泥漿桶麻搭防敵人放猛火油箭火砲 一用火鈎燒紅垂城下賊人見之用手攀懸以損其手 一燒城多置窺聽恐有人馬鑿城為孔昔惠州因此破之 一用旋風砲打填漆人及圍隊人馬 一垂火箱燒天穴中劉城漆人及到天井填殺到城人 一繞城多設突門暗出勇騎人馬攻其不意之處 一城中空闊地多堆積磚石可拋擲城下敵人 一收城中糞穢用水調稀順風洗汚攻城敵人 一賊若於城外高山之上直起

望樓觀我城中虛實者如城中軍馬數少即以居民牛馬盡與披掛水甲於街市擺列又使居民上城少壯者在前列老弱者居後供要相接次用婦女披掛棚立不可與少壯男子相雜恐生奸邪可代正軍防守門戶往來巡城應急使用一可於城外聚集民戶大軍及拆屋斫大小竹木作木柵週圍密下枯荅七里柵外開深溝起直吊橋過夜下鎖羨梨地柵板差人伏路城裏重門擊柝鳴鼓知更提鈴巡警以防奸宄城門當路安置轉關機橋木馬子陷阱坑盡夜官軍守把四門盤詰奸細一城內無事日多穿井堆備緩急要水用度及擔桶井繩之類亦備一城內多用泥草及濕糞搭蓋積聚柴薪令人宿設防賊火燒右已上防城之法雖是廣設備禦晝夜無停巧施謀策詳在主將度其虛實臨機應變可以保全武經總要守城 梁侯景反浮江西冠軍次夏首王僧辯為大都督軍次已陵既景陷郢城將進寇荊州於是淞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辯並沉公私船於水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使荅曰大軍但向荊州此自當非破僧辯城中百口在人掌裡豈得便頃降之景軍內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北平將軍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五十九

六

復攻城不剋又為火艦燒柵風不使自焚而退有流星墮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為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 侯景反攻陷歷陽至新林帝使羊侃入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景卒既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後次序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及賊逼城衆皆恟懼侃偽稱得外射書云郢陵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決滅大射殺數人賊乃退有詔送金五千兩銀五千兩絹萬匹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十萬人並私加賞資賊為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鍬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上山不敢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壑虛彼未必倒可卧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為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未弄張綰議出擊之帝以問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挫却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 西魏將韋寬守玉壁時東魏大將高歡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乃

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敵使謂城中曰縱爾得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擊地道入於城北起土山且作且攻晝夜不息孝寬得掘長塹截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城外塹上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使下柴火以皮輪吹之火氣一衝成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纜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既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如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大竿既來以鉤連割之松麻俱落城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皆崩壞孝寬又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能大破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敵無如之何乃遣會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待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爾眾有不足之危我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孝徵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遠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

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殺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相勸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夜遁去魏王思政守潁川東魏太尉高岳來攻築土山以臨城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鎖因迅風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純而出戰據其兩山上置樓堞以助防守高澄更益兵堰消水以灌城特雖有怪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崩頽岳悉眾苦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乃更修堰作鐵龍雜獸用壓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湧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意以為關兵未捷船以望城內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漂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迫赴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擒永珍并獲船中器械思政謂永珍曰僕之破亡在於畧滿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糧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雖外無救援亦無叛者後周梁士彦為晉州刺史齊後主親率兵攻圍之樓堞皆盡短兵相接士彦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及軍人子女晝夜修城三

日而就武帝六軍亦至齊師圍解士彥見帝持帝讀而泣帝亦為之流涕時帝欲班師士彥扣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晉州為平齊之基宜善守之唐末此亂德宗幸奉天居數日賊軍至造雲梯城闕數十丈以巨輪為脚推之使前施濕漣生牛革多懸水囊以為障直指城東北隅兩旁構木為廬冒以牛革迴環相屬負土運薪於其城下以填壕塹矢石不能傷城中恟懼相顧失色帝召澤城勉諭之令齋空名告身自御史大夫竇封五百戶已下者千餘軸募諸軍吏將敢死之士以當之兼賜城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其功伐即署其名授之不足者筆書其身因命以位撫城背而遣之前一日賊與防城使侯仲莊搦雲梯來路先鑿地道下可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令熱火次一日復下柴薪夜燒之平明火焰高於城壘是時北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橋以泊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久寒餒又少甲冑城但感激誠厲之以飢弱之衆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濟公卿已下仰首祝天賊徒至地道所橋脚偏陷不能進須臾風迴焰轉雲梯焚為灰燼賊焚死者數千城中歡噪振地時城中流矢遽自拔之血流雲末搭關不已不言瘡痛以激士心既而李懷光大軍至賊解圍去吳少誠攻許州上官說知節度留後欲棄城

走判官留昌裔追止之曰留後既受詔宜以死守城况城中士馬足以破賊但堅壁不戰不過五七日賊勢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說然之賊日夕攻急堞壞不得修昌裔令造戰棚木棚以待之募壯士破營得突將十人鑿城分出大破之因立戰棚木棚於城上以攻不陷五代梁軍敗於上黨晉人乘勝進迫澤州州城將陷河東留守張全義召牛存節謀遂以本軍及右龍武羽林等軍將接應上黨師至天井關存節謂諸將曰是行也雖不奉詔旨然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當救之時晉人新勝其鋒甚盛存節引衆而前銜枚夜至澤州適遇守陴者已縱火鼓譟以應外軍判史王班保牙城不知所為有節至乃定晉軍尋至乃分布守禦晉軍四面攻闕開地道以入城存節亦以地道應之逆戰於地中晉軍不能進又以勁弩射之中者人馬皆洞經十三日晉軍死傷者甚衆焚營而退郡以獲全黃巢陷長安趙犛為陳州判史語諸將史曰以吾計巢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衆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為守備遷民六十里內者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珣為將巢敗果東走先遣孟楷據項城昶擊破之執楷歸巢從後至聞楷被執大怒既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甚盛乃悉衆圍鞏置春磨康人之肉以為食陳人恐犛語其下

永樂大典

卷八三三九

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躍。集柵城北三里。為入仙營。起宮閣。直百官城。聚糧餉。欲以文弊之。其兵號二十萬餘人。舊有巨弩數百。皆廢壞。復生弩工。皆不識其器。瑁創意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果不敢近圍。凡三百日。擊食將盡。乃乞兵於梁。梁太祖與李克用皆自將會。擊敗集將黃郛于西華。西華有積粟。集恃以為餉。及郛敗。集乃解圍去。晉將李嗣昭守潞州。汴將李思安將兵十萬攻之。嗣昭乃築夾城。深溝高壘。內外重復。飛走路絕。撫循士衆。登城拒守。嘗身詣將登城。張樂賊矢中足。嗣昭慮拔之。生害不知。覺酣飲如故。以安士心。梁祖馳書說誘百端。嗣昭焚其偽語。斬其使。者。城中固守。經年。晉王率周德威等來攻。梁軍梁兵入濟。嗣昭方閉門守城。錄靖康朝野僉言後序。靖康丙午。規以通直郎知德安府安陸縣事。丁未春正月。群盜王在等犯德安府。時郡將闕。規攝府事。賊來攻城。規在城上與賊語。問何因。到此。賊言京城已為虜。破規獨念都城之大。壕塹深闊。城壁高厚。實龍淵虎壘。况禁林衛士百萬。雖虜人乘我厄運。一時強。賊亦何能破。殆不足信。二月四日。賊遣人詣都城。奏功運。乃知京城果為虜。陷後。深痛切。但不知城破之所以然。爾又恨當時不得身在圍城中。

永樂大典卷八三三九

九

陪守禦之士以劾。韓薄紹興。己酉春三月。朝廷既復河南。規自祠官被命知順昌府。夏五月。到官。行及期。年暇日。會同僚語及靖康之難。汝陰令云。嘗收東齋雜錄一編。中有靖康朝野僉言。具載金人攻城始末。規得之。熟讀痛心。疾首不覺涕零。嗟乎。治亂強弱。雖曰有數。未有不因人事得失之所致者。若非人事之失。則天亦不得而為災。規不揆至愚。竊觀金人攻陷京城。朝廷大臣與官吏將帥。應敵捍禦之失。雖既往不咎。然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事有補於將來。不可不備論也。朝廷欲再復太原。大臣以謂中國勢弱。夷狄方彊。用兵無益。宜割三鎮以賂之。殊不知勢之強弱。在人為我。之計勝彼。則疆不勝彼。則弱。若不用兵。何術以壯中國之勢。道夷狄之彊。用之。則有彊有弱。不用。則終止於弱而已。彊者復弱。弱者復彊。彊弱之勢。自古無定。惟在用兵之人如何耳。河東宣撫使統兵十七萬。以復太原。又招河東義勇兵五萬。共二十二萬。皆敗績。致太原陷於虜。非兵不多。且用兵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萬。直行而前。先鋒遇敵者。有幾一不勝。而卻與其後大兵皆卻。宜乎不能復也。有識者觀之。不待已敗而後知其不能復。殊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兵。運糧兵。扼援兵。若兵不多。則攻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當時往援者。將良得計。雖無兵二十

二萬兵十萬亦可以必獲。又無十萬。共五萬亦可以優為之據也。又不五萬。至其下亦可獲之。理且以五萬為率。若止分為五十將。留十將護衛大將。兼備兼慮。內分三兩將。詣扼援兵前。廣張兵勢。牽制扼援之兵。以二十將分地。深入虜境。綿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虜人用兵多少。使能盡害。以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路。尋求鄉導。多遠遠探。向前設伏。伺望敵人打獵。兵多則退。藏少即擒之。但只絕其糧道。不必深入直抵城下。其賊自退。又且兵既分。遠則人力並用。假令數將失利。其大兵必不至於一齊敗。鯁潰散。為盜京城之難。其源在援太原之失利也。粘罕攻太原之壽陽。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殘虜之眾萬人。而竟不拔。此必守城人中有善為守禦之策者。僉言以謂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善守者有生無死。壽陽之人可謂善守而不得謂之死守。又或云城小而堅者亦非也。若城大小。天石交過。善守者亦難以設險施策。現以謂城大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已先策定險。僞設使賊欲登城。縱令登城。已登即死。賊欲入城。引之入城。已入即死。今夫百里之城。內有數步之地。賊人登之。守城之人使自甘心。伏其城。拔乞命於賊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九月。按砲於封丘門外。大砲數百座。皆在門外。賊至不收。遂

永樂大典卷八十三百三十九

十

為金人所得。或謂攻城之具。現以謂城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資砲數百座。亦必無害。在於禦砲之術。善不善也。統制官辛康宗以賊去城遠。止兵不得發。箭止之甚善。百姓鼓衆擊殺此。亦見其自亂。素治之術。失也。賊先採濕木。編洞屋。以生牛皮蓋其上。戴之令人運土。木真漆欲進攻城。守城人若得計。則城內先施大砲。碎之。亦可用單梢砲。取遠至二百五十步外。制賊首領。用衆之人。所謂砲放遠至二百五十步外。蓋州郡舊有朝廷所降守禦冊。定格單梢砲。致遠上等二百七十步。中等二百六十步。下等二百五十步。不知京城當時倉卒之際。用與不用。此格若人稍不用心。則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究心。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易。又以小砲禦近。衆其小砲每十人已上。不過十五人。施放一處。亦可以致數十步。勿謂小砲不能害物。中人四支。則四支必折。中腰以上。則人必死。中馬亦然。又况大砲每放一砲。小砲可放數砲。兼小砲不必用石。以重三四斤。泥團為之。泥團之利亦博。不獨放時易得無窮。放去中人必死。傷不中砲。為物擊破。不致反資賊用。若要摧毀攻城。則須用火砲及石。金人攻城用大砲。蓋欲摧壞城樓。守城欲摧毀賊人攻城。大砲與小砲齊用。縱賊在外。伐大木為對樓。雲梯。大車等。攻城。可以破盡。金人廣列壘。石砲。度壽

碑石磨蓋石羊虎為砲。欲攻之所。列砲座百餘。飛石如雨。擊守城之卒。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蓋守禦官一時失計耳。苟守禦官得計。正令卒近女頭牆坐立。城外砲來高。則於女頭牆上過。低則打中女頭牆。擊破在外。無緣中人。一卒亦不至於死傷。又豈有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者。女頭牆稍加高厚。則愈加安堵。人須先用稍大木造高一丈長一丈。闊一丈。上下外直裏斜。外容裏稀。洞子外容處以大麻繩橫編如刺竹。包相似。以備砲石眾多。攻壞女頭牆。即於兩邊連珠進洞子向前。以代女頭。若此。則砲石縱火數多。未易能損。間有損者。即速旋抽換。假令只以如此。禦捍則砲亦何能害人。也可必其無虞也。賊以雲梯對樓。攻東水門。其間禦捍有設重樓。獲勝者。固甚善也。又恐人在重樓之上。愈招矢石。又攻東門。守禦官守具亦備。對樓雲梯。至每以衝木倒仆。死者無數。此亦奇策。然持衝木與對樓上人相對。不免互傷。亦非全勝。全人填壕橋成。運對樓過漆攻城。城下列砲座二百餘所。七稍砲。撒星砲。座石砲。並發火。以強弩千餘。助之。城上天石如兩。使守禦卒不能存立。然後推對樓。使登城。每對樓載兵八十人。一對樓得城。則引眾兵上。此金人攻城之方也。其砲大數多。天石齊發。只前說女頭牆。次備以洞子。皆可隔盡矣。對樓登城。每一對樓。

果能載兵八十人。樓廣不過二丈。當面立得幾人。與守城人接戰者。不過十數人而已。假令八十人盡用力。施設五對樓。止四百人。此外必無伏兵。亦無奇兵。樓高須及五丈。乘高而來。其跡亦自甚危。自復危地。乘與城上立平地人接戰。勝負人人可以自決。若守城者於此不勝。則交戰於平田。廣野之地。不知其敗。若何。况對樓於填平壕上。惟可以直進直退。必不能於城下橫行。守城人倚禦。不過止倚對樓所占之地。假使有十對樓所占地。步數亦不多。不獨接戰可以必勝。縱兵上城。獲全勝者。術亦多矣。不思則弗得也。賊用雲梯。止要登城。每座雲梯。須十餘人。可以負荷到城。城上禦之。亦難向前。乘縱不禦之。使賊倚城登梯上。至城頭。少不死者。何以致之。於女頭牆裏。鵲臺上。靠牆立排。又木每空闊三四寸。一根。通過槍刀。向上高出女頭牆五六尺。賊至女頭牆上。必為排。又木隔住。背後乘空守禦人於木空中。施槍刀刺擊。豈有利擊不下者。而不死者鮮矣。閏十一月二十四日。再攻。推對樓五座。盛天石。乘城上。以子衝倒三座。城上卒爭持草。以焚之。對樓木多。而草盛。火熾。木乘南風。遂引燒城上。樓子三座。對樓既倒在城外。必不能却。回亦不能再起。自是堵住賊人。攻城來路。可以直而不問。焚者。夫也。縱不引燒城。樓止燒了。賊人對樓。亦是城上人自持。

草火與賊燒開再進攻城未路此事大夫所有再造城樓骨格欲於舊處安立者以理度之自是賊必不容矢石必倍守禦官若能前說造洞子於關樓子處兩頭連珠並進不終日決可蔽合權代女頭牆以隔矢石矢石雖愈倍於前亦必無害次於燒了城樓處兩頭橫直深埋排又木以防賊急登城上分甲兵兩向次於城裏從下斜築向上至城面外根向下陡峻次於城裏脚下取土為深壕離壕三五丈築月城圍之使賊來對樓到城如不下對樓上城却回則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倒入壕內無不死者如此一挫賊必罷攻退兵當時守禦之人於此失之以致城陷豈不痛哉

凡攻守之城害物最重者莫甚於砲然亦全在人用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禦之則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則攻城人雖能者亦難施設竊聞虜人用砲攻城守禦人於城上亦嘗用砲城面地步不廣必然難安大砲亦難容數多雖有砲臺砲臺地步亦不甚廣又砲欲施放敵人在外先見必須以衆砲來擊又城上砲亦在高處自然招城外砲敵人用砲可以直指而擊之以此觀當時守禦之人可謂不能用砲也明矣假令當時於城裏脚下立砲仍每座砲前埋立小木為水敵人在外不見立砲所在雖有能用砲者何能施設或謂砲在城裏砲手不能見得城

外事無由取的每一座砲別用一人於城上專管城裏一座外照物所在裏照砲稍與外物相對即令施放少偏則令砲手畧少那脚太偏則就令搜砲人撻轉砲座放過則令城人或用砲稍大者不及則令添人或用砲稍小者照料得一砲打中後砲少有不中又城裏立砲可直數多守禦人用砲若止能如此則攻城人用砲何能為也築城之制城面上必作女頭牆女頭中間立狗脚木一條每兩女頭中掛搭篋籬惟可以遮隔弓箭於砲石則難以遮隔若改作平頭牆不用篋籬只於近下留品字方空眼與女頭相似亦甚濟用或問何以備禦城外脚下自有馬面裏兩邊皆見城外脚下於牆頭上墜下害賊之物賊人初到城下觀其攻城勢恐難過宜使於城裏脚下取為深闊裏壕去壕數丈再築裏城一重對舊城門更不作門却於新築城下緣裏壕入三二里地新城開門使人得大城直行不得須於裏壕上新城脚下緣繞行三二里方始入門若此則假使賊善填壕止不過填得外壕必不能填得裏壕賊若由門入城須行新城脚下裏壕上新城上人直下臨城何物不可施用正賊死城必不敢入既由正門入城尚不敢入則豈肯用命打城入城但只如此為備則賊兵雖多攻城百種誠可談笑以待之又况京師舊城亦自可守若

永樂大典

卷八三三九

遂急措置使可仗勢如金湯有不可犯之理無京城之內軍兵百姓金銀
粟帛計以億兆之數亦莫能盡若令竭作不獨添築一城一壕可不日而
成假令添築城壕數重人亦不勞而辦重城重壕既備然後招敵人入城
議事彼若見之必不攻而退俗諺云求人不如求己此之謂也。京城周
圍地約一百二十里。聞當時賊在城外諸門多閉有以土實者止開三兩
門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閉生路而為賊開其生路也。為守之計不獨大
啓諸門仍於兩門之間更開三兩門使周圍有門數十座齊開於城內運
土出外填壕作路使戰兵出入無至自礙城上現望賊人空際稍得便處
即遣兵擊殺或夜出兵使賊在外所備處多晝夜淹戰無有休息彼自不
能久攻兼既城內初開城門自運土填壕欲為出兵計則賊在外填壕欲
入之計不攻自破。然所以敢自初開城門出填壕者非謂賊兵可欺蓋恃
其自於城內設險已備引賊入城而賊必死耳晉王後遣都護王昌及鮮
卑段就六春末枉等部伍萬之眾以討石勒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獨
張賓孔長以謂可速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勒即以長為攻戰都督造
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隙未定躬帥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
長督諸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枉就六春等眾皆奔散長乘勝追擊枕

永樂大典卷八三三九

三

戶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十匹此乃守中可謂善守城者也後之守城
者何憚而不法歟。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為盡善城上有敵樓而虜人
用大砲推擊城外有壕而虜人用洞子填壘城高數丈而虜人用天橋越
車對樓慢道雲梯等攻具登城據其城池之制作可以自謂堅固前古所
未有奈何虜人攻城之備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貴仍舊而人憚改作其間
有須更改者不可不更改也今之敵樓不可仍舊制須更改可也宜於馬
面上築高厚牆下留品字樣方徑及尺空眼以備規望及設施槍路牆象
近下以細小木蓋一兩架瓦棚可令守禦人備風雨屋在牆裏比牆低下
則砲在外雖大而數多施設十萬悉莫能及人。壕上作橋橋中作釣橋
時暫隔賊則可若出兵則不能無礙宜為實橋兵出入俱利。城門宜迂
迴曲折移向裏百餘步置不獨賊矢石不入其舊作門樓處行人一步向
裏便是賊落陷何謂陷蓋百步內兩壁城上下臨賊人應敵之具皆
可設施。舊門前橫築護門牆高大餘兩頭遮過門三二丈城門啓閉人
馬出入壕外人皆不見孰敢窺伺。城外脚下去城二丈臨壕垣上宜築
高厚羊馬牆高及一丈厚及六尺牆脚下亦築鵠臺高二三尺闊四尺鵠
臺上立羊馬牆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備規望及通槍路一如大城上女頭

城與羊馬牆內兩邊交敵頭上大城向下所施矢石即是賊當一面而守
 城人三面禦之羊馬牆內兵賴羊馬牆遮隔壕外矢石是羊馬牆與大城
 係是上下兩城相乘齊用使賊人雖破羊馬牆而無敢入者故羊馬牆比
 大城雖甚低薄其捍禦堅守之効不在大城之下也又羊馬牆內所置之
 兵正披城下寨以當伏兵不知賊人以何術可解若此則既有羊馬牆而
 鹿角木可以不用仍於大城多設暗門以備遣兵於羊馬牆內出入又羊
 馬牆脚去大城脚止於二丈不令大遠者慮大城上拋擲磚石難過牆外
 反害牆內人又不令大近者慮其大窄難以回轉長槍又於大城裏城
 脚下作深闊裏壕裏壕上向裏度地五七丈可作往來路外築裏城排又
 木但多備下賊攻城應敵處用此以設備雖使虜人善攻不足畏也 墨
 翟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為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為城以
 裸為械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公輸般
 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此見攻械者宜乎古人以為策之下也夫守城者
 每見敵人謀一攻械而無數策以拒之者未之思也嗟乎靖康丙午虜人
 以兒戲之具攻城守禦者一時失計遂致城被迄及一紀有餘而虜人猶

水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九

十四

不思當時幸勝尚以驕氣相陵規於未知虜人攻城設施之前每見人云
 金人攻城大炮對樓勢豈可當貴顯言之則快然而不敢辯眾人言之則
 亦不敢痛折今既知其詳則豈可不盡曲折剖其所見而言之然用兵之
 道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千變萬化人孰能
 窮之今止據虜人攻城施設略舉捍禦之策至於盡精微致敵殺敵之方
 雖不憚於文繁而有所謂真不可示人者未之傳也又况雖欲傳之有不
 可得而傳者矣惟在乎守城之人於敵未至之前精加思索應變之術預
 為之備耳區區管見輒序於僉言之後紹興十年五月日陳規序 守城
 機要 一城門舊制門外築甃城甃城上皆是敵樓費用極多以禦尋常
 盜賊則可以遮隔箭鏑若禦虜人大炮則不可用洎是除去甃城止於城
 門前離城五丈以來橫築護門甃使外不得見城門啓閉不敢輕視萬一
 敵人奔衝則城上以砲石向下臨之更於城門裏兩邊各離城二丈築甃
 長五六十步使外人乍入不知城門所在不可窺測縱使奔突入城亦是
 自投陷穽故城門不可依舊制也 一護門甃只於城門前十步內橫築
 高厚牆一堵亦設鷓鴣臺高二尺牆在鷓鴣臺上高一丈三尺脚厚八尺
 上收三尺兩頭遮過門三二丈所以遮隔衝突門之啓閉外不得窺縱使

突入牆內城上砲石雨下兩邊羊馬牆內可以夾擊一城門貴多不貴少貴關不貴開城門既多且開稍得便利去處即出兵擊之夜則斫其營寨使之晝夜不得安息自然不敢近城立寨又須為牽制之計常使彼勞我逸又於大城多設暗門羊馬城多開門實填壕作路以為突門大抵守城常為戰備有便利則急擊之一城門舊制皆有門樓別無機械木可禦敵須是兩層上層施勁子弩可以射遠下層施刀槍又為暗板有急則揭去注巨木石以碎攻門者門為三重却後一門如常制皆倍加厚次外一重門以徑四五寸堅實圓木鑿眼貫串以代板不必用鐵葉釘裹又外外壕上舊制多設釣橋本以防備奔衝遇有寇至拽起釣橋攻者不可越壕而未殊不知正礙城內出兵若放下釣橋然後出兵則城外必須先見得以為備若兵已出後拽起橋板則緩急難於退却苟為敵所逼遂往往溺於壕中此釣橋有害無益明矣止可於門前施機械使敵必不能入拆去釣橋只用實橋城內軍馬進退皆便外人皆懼城內出兵晝夜不敢自安一千戈板亦名賺板舊制用鐵葉釘裹置於城門之前城上用轆轤車放亦是防道衝突其礙城內出兵則與釣橋無異既於城門裏外安置

機械自可不用千戈板以為出兵快便之利一城身舊制多是四方攻城者往往先務攻角以其易為力也城角上皆有敵樓戰棚蓋是先為隄備苟不更改攻城者終是得利且以城之東南角言之若直自東南角攻則無足畏砲石力小則為敵樓戰棚所隔砲石力大即必過入城裏若攻城人於城東立砲則城上東西數十步人必不能立又於城南添立一砲則城上南北數十步人不能立便可進上城之具此城角不可依舊制也須是將城角少縮向裏若攻東城即須近北立砲若攻南城則須近西立砲城上皆可用砲倒擊其後若正東南角立砲則城上無敵樓戰棚不可下手將城角縮向裏為利甚不可忽也一女頭增舊制於城外邊約地六尺一箇高者不過五尺作山字樣兩女頭間留女口一箇女頭上立狗脚木一條掛搭皮竹篾籬牌一片遮隔矢石若架大砲全不濟事又女頭低小城外箭壘可中守禦人頭面須是於城上先築鶴臺高二尺闊五尺鶴臺上再築牆高六尺厚二尺自鶴臺向上一尺五寸留方眼一箇眼闊一尺高八寸云方徑及尺相離三尺又置一箇兩眼之間向上一尺又置一箇狀如品字向上作平頭牆賊若登城只於方眼中施鎗刀自可刺下方眼向下自有平頭牆即是常用篾籬牌掛搭不必臨時旋施設也

於鵝臺上靠牆每相去四寸立排又木一條高出女牆五尺橫用細木夾
勒兩道或三道攻城者或能過品字眼亦不能到平頭牆上更至牆上又
有排又木限隔若要越過排又木必須用手攀緣則刀斧斫之鎗刀刺之
無不顛仆守者用力甚少攻者必不得志也。一馬面舊制六十步立一
座跳出城外不減二丈闊狹隨地利不定兩邊直觀城脚其上皆有樓子
所用木植甚多若要準備須用棧皮掛搭然不能過隔大砲一為所擊無
不倒者樓子既倒守禦人便不得要或謂須預備樓子隨即架立是未嘗
經歷攻守者之言也樓子既倒賊必以砲石弓弩併力臨城雖損害人命
至多亦不可架立今但只於馬面上築高厚牆中留品字空眼以備現望
又可通過鎗刀靠城身兩邊開兩小門下看城外可施禦捍之具牆裏造
瓦屋與守禦人避風雨遇有攻擊便拆去瓦屋靠牆立高大排又木
用鹿繩橫編若造已相似任其攻擊必不能為害。一城不必太高太高
則積雨摧塌修築費力城面不可太闊太闊則砲石落在城上緩急擊中
守禦人城面通鵝臺只可一丈五尺或一丈六尺高可三丈或三丈五尺
沿邊大郡城壁高亦不過五丈闊不過二丈而已。一羊馬牆舊制州郡
或無之其有者亦皆低薄高不過六尺厚不過三尺去城遠近各不相同

全不可用蓋羊馬城之名本防寇賊遠遯人民入城推暫安泊羊馬而已
故皆不以為意然捍禦寇攘為利甚博當於大城之外城壕之裏去城三
丈一云去城二丈築鵝臺高二尺一云高二三尺闊四尺臺上築牆高八
尺一云高及一大脚厚五尺一云厚及六尺上收三尺每一丈留空眼一
箇以備現望遇有緩急即出兵在羊馬牆裏作伏兵正是披城下寨仍不
妨安泊羊馬不可去城太遠太遠則大城上拋斃不能過太近則不可運
轉長鎗大丸攻城須填平壕方可到羊馬牆下使其攻破羊馬牆亦難為
入入亦不能駐足攻者止能於所填壕上一路直進守者可於羊馬牆內
兩下夾擊又大城上執石如雨下擊則是一面攻城三面受敵城內又有
小砲可施丸攻城器械皆不可直抵城脚攻計百出皆有以備之也。一
羊馬牆內須均量地步遠近安排又木作排又門分布安排人兵易於點
檢兼防奸細入城。一城郭舊制止是一重城外有壕或有低薄羊馬城
者使善守者守之雖遇大敵攻計百出亦可退卻或不經歷攻守者忽遇
大敵圍城不無畏怯須是先為預備當於外壕裏修築高厚羊馬牆與大
城兩城相制即是一壕兩城更於大城裏開極深闊裏壕上又築月城即
是兩壕三城使攻城者皆是解者亦無可攻之理大抵城與壕水一重難

永樂大典

卷八三三九

攻如一重至若裏城裏壕則必不可犯計羊馬牆與裏城裏壕之費亦不甚多若為永久之計實不可缺。一修築裏城抵於裏壕上增築高二丈以上上設設險墻下臨裏壕須闊五六丈以上攻城者或能上大城則有裏壕阻隔更使能過裏壕則裏城亦不可上若此則不特可禦外敵亦可潛消內患。裏城裏壕費用不多不可不設庶免臨急旋開築也。一修城舊制多於城外脚下或臨壕截了又木名為鹿角犬為無益若城中人出至鹿角內壕外人施放弓箭鹿角不能遮隔若來風用火可以燒毀不若除去為便也。一今來修城制度止是在外州軍城池若作京都會府須於城內向東量度遠近再如外修築一重其外安置營寨向裏更築一重作官府若此豈獨堅固而已哉內外之患無不革盡。一攻城用雲梯是欲蟻附登城今女頭上既留品字眼又有排又木又有羊馬牆重重限隔則雲梯雖多無足畏也。一攻城用洞子止是遮隔城上箭鏃欲以般運土木執石填壘壕墊待其填平方進攻具或欲逼城割掘今既有羊馬牆為之限隔則洞子亦自難用。一對樓則與城上樓子高下相對鶴車稍高向前瞰城頭向下附城脚天橋與對樓無異止是於樓上用長板作脚道或指疊躡在城上皆是登城之具今羊馬牆既有人守自可兩

邊橫施器刀又城上別用撞竿與其他應急器械自不足畏大凡攻城用天橋鶴車對樓火車火箭皆欲使人驚畏有以備之則不能為害。一攻城多填慢道有至三數條者高與城等直逼城頭今羊馬牆中既有人拒敵又大城上拋擲執石自然難近大城更照所填慢道於城內靠城脚急開裏壕上更築月城兩邊栽立排又木大城上又起木棚置人於棚上又於欲來路上多設籤刺使能登城亦不能入城或能入城亦不能過裏壕縱過裏壕決不能過月城以慢道攻城者百無一二今所備如此亦何足畏凡攻城者有一策則以數策應之。一攻城用大砲有重百斤以上者若用舊制樓槽無有不被摧毀者今不用樓子則大砲已無所施。兼城身與女頭皆厚實城外砲來力大則自城頭上過但令守禦人靠牆坐立自然不能害人。力小則為牆所隔更於城裏亦用大砲與之相對施放兼用遠砲可及三百五十步外以害用事首領蓋攻城必以驅虜脅從者在前首領及同惡者在後城內放砲在城上人照料偏正遠近自可取的萬一賊砲不攻馬面只攻女頭急於女頭牆裏栽埋大排又木亦用大繩貫編如已相似向來用斜柱撐槍砲石雖多亦難擊壞砲既不能害人天橋對樓鶴車慢道之類又皆有以備之則人心安固城無可破之理。一攻

守利器皆莫如砲。攻者得用砲之術則城無不拔守者得術則可以制敵。守城之砲不可安在城上只於城裏量遠近安頓城外不可得見可以取的。每砲於城上立一人專照斜直遠近令砲手定放少偏則移定砲人脚太偏則移動砲架太遠則減搜砲人太近則添搜砲人三兩砲間便可中物更在砲手出入脚步以大砲施小砲可及三百步外若欲推毀攻具須用大砲若欲害用事首領及般運人須用遠砲砲不厭多備若用砲得術城可必固其於製造砲架精巧處又在守城人工匠臨時增減製造砲機須及時月夏以六月冬以十一月十二月採取機木種木皆一土尹長成少後節者直得渠內淹沒百餘日或半年取出去皮者乾用穩木上下自根生梢接捺如張盤折子相似取甚無損者然後用麻索生皮相間繫扎以除陰晴燥性日晴則皮繫身燥陰雨則索堅皮破若此繫扎可保無失一用砲推毀攻具須用重百斤以上或五七十斤大砲若欲放遠須用小砲只黃泥為團每箇乾重五斤輕重一般則打物有準圓則可以放遠又泥團到地使碎不為敵人復放入城兼亦易辦雖是泥團若中人頭面背應無不死者中人手足無不折跌也一城被圍閉城內務要安靜若城外有人攻擊城內驚擾種種不便須是將城內地步分定界分差人巡視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九

六

遇有人逼城號令街巷不得往來非籍定係上城守禦及策應人不得輒上城在城上人不得輒下城過當防閑不特可免驚惶亦可杜絕不虞王在堯忠冠德安二十日引去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群賊王在堯忠閣僅薛廣等攻陷隨州守臣陸德先以下俱逃或盡室遺虜遂犯德安府知安陸縣事陳現先被差部押縣兵赴京行至信陽群盜梗路二十八日承府牒抽回赴府捍禦二十九日運至應山縣七里河賊火闖僅千餘人在寨于市直酒張樂邀截歸路二年正月初一日現率同部押官知應城縣宋理應山縣丞惟隸事夏鞏各以所部弓手土軍召募人合五七百餘人結甲定安陸縣弓手節級李吉三州寨土軍向吉應城縣弓手節級竹土軍劉允應城縣弓手節級李吉三州寨土軍向吉應城縣弓手節級竹清三縣巡檢寨土軍楊素九八人徑領眾入應山縣掩殺群賊僅等大敗餘黨潰散投入王在大中王在寨去府百餘里現尋得路將所部兵到府時知德安府李公濟已往諸處招集人兵通判周子通先往諸縣起發民兵及士曹張頌悅因賊至驚死司錄士曹局務官安陸縣丞簿尉皆緣故般家適去初三日城中官吏軍民推規推領府事初六日通判周子通回府當日現交府事與通判準府牒規權通判仍充統領守禦人兵迎敵規

遂措置修築城壁。召募膽勇。刷差軍兵。勾抽保甲。陞防守禦。十一日。知府李公濟回。更不交割。謀府乞折資監當。即日辭任。去十三日。王在人馬入府界。劫掠十四日。擄兵曹應。城主薄田輝。出城逃走。十五日。賊遊騎數十人。至城下。與城上人相射。至晚。回寨。十六日。王在領馬步五千餘人。着顏色衣。各執弓箭。背牌及板門扇。米圍城。攻諸門。委管界巡檢胡善。三州都巡檢張惟德。出戰二人。先走。匿於孝感縣九嶷山寺。是日。賊與守禦人相射。申後。賊退。往府東天慶觀。泰山廟等處。下寨。十七日。賊又攻城。賊首王在。及近上首領。多在齊安門外。視與權府周子通。城上呼賊。與語。喻以禍福。賊暫退。是晚。周子通。驚中風。疾十八日。謀府在假本府。止有規。及安陸縣尉董貽兵馬都監趙令。幾監酒稅務。趙康輔。四員而已。於是官吏軍民。又推規。權領府事。規以城危急。不敢辭。遂糾率官吏軍民。多方措置。盡死堅守。是日。賊般積柴草。欲燒齊安門守門人。於未到十餘步。先放火箭。焚之。賊又用松栢長木。及大竹作雲梯。五十座。齊力並進。城上人用磚石。及連懸棒。長鎗。弓弩。拒退良久。遣人縋城。毀斫雲梯。二十日。賊列騎成陣。逼城。驅人擡拋車。洞子。數座。用牛皮并。纏包。漫攻齊安門。被城上人。及城門上。開空處。先以撞竿。托又。搥定。次用搭鈞。鈞去。洞子上。皮。纏。墜。大石。及磚。

石。推擊。及用弓弩。箭射。其賊退去。績次。下城。焚燒。毀斫。盡絕。賊又進。雲梯。約高二丈。各有梯道。四圍。用綿被。并。檀皮。包裹。煙火。箭鑿。不可。侵近。約用四五十人。擡擁。向城。被守城人。先以長竹。併力。撞衝。雲梯。傾倒。壓死。賊數人。次。磚石。弓弩。箭射。擊賊人。走退。是日。賊又進。天橋。約高二丈。闊一丈。以木長四丈餘。可以。並行。數人。如城之。慢道。用以。登城。賊眾。數十人。擡以。向城。被城上人。用弓弩。磚石。射擊。致。擡者。止於十步之外。不能。前進。又於。諸攻具之外。列大砲。十餘座。四面。向城。飛石。擊守城人。其城上人。存身。向。此。難。以。避之。城下人。向木柵。存身。以避之。致其。砲。並。不。曾。傷。守城之人。是日。賊又前。以步。復。以騎。列陣。向城。城內。多設。砲座。令城上人。看。觀。賊人。近。遠。向着。諭。與。定。砲。人。向賊。放。擊。發。而。多。中。其賊。遠。退。只。於。城。東。十。餘。處。下。寨。自是。每日。遣人。至。城下。相射。鬪。敵。及。四散。燒。劫。暮。無。退。意。三十日。早。又有。党。忠。人。馬。五。六。千。人。齊。到。城下。着。雜。色。衣。與。王。在。兩。火。同。來。爭。先。攻。擊。四。面。環。繞。風。水。不。通。規。與。機。宜。問。孝。周。登。城。招。王。在。諸。酋。至。城下。開。說。大。義。薄。許。搗。設。賊。意。稍。解。又。招。賊。大。將。蔣。宣。入。城。置。酒。款。說。禍。福。却。令。出。城。二。月初三日。王在。引兵。去。党。忠。人。馬。仍。用。洞子。大。櫃。齊。攻。城。門。被。城。上。人。用。撞。竿。磚。石。弓。弩。箭。拒。退。當。日。景。陵。門。下。打。死。賊。五。人。并。砲。打。殺。鼓。賊。一。名。

是夜三更賊乘暗急四邊停雲梯上城被城上人用槍及磚石刺打下及攢火炬燒望雲朝天齊安等門人用長鈎鉤城上人又用竹木縛荻把作火炬長二丈列二三百炬如大山向城門及燒城上竹城篋籬並被守城人併力用撞竿托又抵拒及用磚石弓弩箭射并放砲石如此鬪敵自三更至曉方暫退初四日早現見攻擊危急賊不肯遠退遂點集第一隊第三隊人兵開朝天門出乘賊不備分頭掩擊竟賊敗走即收兵入門却開景陵門令第二第四隊并第一第三隊併力出門掩殺其賊大敗乘勢趕逐除斬獲生擒外逼入涓河死者不知其數餘黨遂潰是日奪到旗六十三面鼓十四面鉦五面槍刀二十三條牌十五面甲七連弓二張弩二枝牛五十二頭馬十九匹騾五頭驢十二頭自正月十五日至二月初四日九次圍二十日今考具措置于後一踏邊過往寄居官進士勇敢者借補官資差攝職事一選募有心力百姓分布諸門上城禦敵及分認地頭觀察姦細及催督修城人夫工役一差使院典級黃誼等行軍期司專一行遣防城守禦修城文字及各帶器甲隨規巡城一選差安陸縣吏楊玠等提轄防城軍民弓手日夜巡邏及催促添修城壁一差撥軍民弓手分作四隊及選差弓手節級長行每二人共管押一隊內馬立馬

水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九

千

政管押四百一十五人李全許進管押三百一十六人郭政田全管押三百六十五人劉德李清管押三百五十人各分布城下準備出戰一差撥有心力膽勇保正隊頭黃壽等部領保甲人兵一十六隊計八百餘人準備出戰一招集到茶客楊政等自召募人準備出戰并僧雷智和自召募僧行百姓二十六人殺賊一城上極有尖狹有不及一尺闊者其上不容立一人及無乳頭尋於城上裹邊用鐵鑊直削向下三尺以代乳頭下城鑿道添造竹木棚棧令人坐立可以施放弓箭等器械守禦一城壁卑矮遂於城外添立竹棚間安篋籬外可以遮隔弓箭內可以施用兵仗於土城之上又立竹城一層一城有極卑薄處遂於城內脚下離城三尺列立木柵一重約高一丈五尺門空五寸立木一根於城稍低薄處無不周遍係於土城之內又立木城一重於木城之外每兩步立一人與城上人更互上下守禦一城門薄怯損弊尋於門外別立小門一重各以鐵皮釘裹上開門頂空歇以備墜石及下施兵仗又於門內兩邊栽立枋木作鹿頂約高一丈五尺長五十步其中路闊六尺至盡處用木拒馬四五重閉定每五寸立木一根兩邊木外每步立一人持長槍一城上以千字文為號每步一字每字一人以五人為一甲十甲為一隊互相統

永樂大典

卷八三三九

籍分布城上又以在城大夫客戶五籍結甲上城守禦一選人兵一百五十人令保正副六人甲頭二人管押統領晝夜準備應援如東壁有報驚急即提兵東應西則西應自攻圍二十餘日每有驚急無有不至者一於賊退之後其未遠止在四外側近圍繞之中寅夜偷工開壕築城仍命工人計城厚薄而中分之先併力以築其表高及尋丈度不可以驟登則又併力以築其裏適相當然後增築以成之內具春錡以督役外荷戈予以備警起五色之夫萬人竭作不淹時而畢一城壁長八百八十二丈高二丈五尺上闊一丈六尺底闊三丈七尺五寸及於城壁外開築城壕繞城壕壘計長七百八十八丈一尺上闊三丈底闊一丈八尺深一丈五尺張世李孝義寇德安四日引去建炎元年九月二十二日李孝忠餘黨張世李孝義賊馬五萬餘衆已破襄陽荆門軍荆南府郢復州遂寇德安府先行文字稱欲就招安一面擁拽兵馬環繞府城本府以方議招未敢禦敵是夜五更一點忽同時發喊雲梯火砲弓弩箭鑿攻城勢焰兇猛本府官吏軍民以元禦賊至二十三日已時賊始退是日矢石殺死賊兵三百餘人賊搜屍以去沉之河及積薪焚之被傷一千餘人諸門奪下雲梯七十餘座二十四日夜賊兵又來暗至西北兩門以城上肅靜隄防

永樂大典卷八三三九

五

不能下手夜半引去其時有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范壤討捕李孝忠等領兵在府北累遣至城下應援掩擊連日攻擊不下二十五日後寨南去楊進寇德安一十六日引去建炎二年三月初四日群賊楊進號沒甲牛領衆至本府城外四面下寨遣人齎文字來稱有衆一百五十萬馬三萬五千餘匹自京東登萊沂濰濰淄徐等州前來遂州官負盡咄勦殺本府視賊寨約有十餘萬人馬三千餘匹是日暮來脅城不多時各退歸寨初五日以後朝暮繞城矢石所不及處揮布人馬三五重更番替換又於前分布攻城人馬大振金鼓嗚喊馬軍在後用刀鎗擁逼步人并力攻城一齊發弓弩及神臂弓箭鑿射城上人并持雲梯四面奔城被城上守禦人弓弩箭鑿砲石磚石雨下賊並不曾得利城中時出兵衝殺賊遂少退四日後賊復添立攻具高起望樓下瞰城中并造戰棚對樓洞子用牛皮包漫又用夾布作遮箭幕約高三丈闊二丈箭鑿皆不能害又立大砲攻具日增夜遣人搬柴草向羊馬城并城門放火亦被守禦人救護撲滅并天石禦退賊不得利十七日增望樓四座大砲五十餘座洞子一百餘箇遮箭布幕三十餘座大戰棚一座對樓一座及雲梯不知其數其戰棚約高二丈四方各闊一丈六尺有餘先用人裹外檜舟向城被城上人用

子弩箭擊并砲先射打退糧舟人及打得傾側使用不得棄下退去其對
 樓約高四丈闊一丈五尺有餘作五層縛木梯斜上高過如城其勢太寬
 排拽難行兼被城上守禦人施放天石射打推拽人莫能進前其餘遠箭
 舉盡被砲石打得碎破其洞子塞城又被城上墜下柴草積火焚燒皆不
 得近前其砲亦被城內放砲多打殺定砲人其賊九所立攻具一一施用
 數日皆不能傷城上人自初四至十九日計十六日連戰鬪殺傷賊數多
 賊知城不可攻二十日方遣人至齊安門下高聲呼城上人且不要放箭
 防禦教來打話當時城上人問打甚話其人言德也不出來共俺廝殺我
 也打德城不破有招安官來也俺只待要步搗設受招安城上人答待德
 受招安了與德搗設其人使去至晚有一人着紫道服領二十餘人持東
 京留守司請召旗一面向城隔壕與城上人說話稱是東京留守宗元帥
 使臣成忠郎王申元帥遣來招安揚防禦高聲請示宗元帥咨目并劄子
 言揚防禦今日方肯受招安待問本府要步搗設并出券往東京本府許
 之二十一日送搗設在城外其揚進領人親到齊安門下收受致謝而去
 是日揚進領眾起離向信陽軍前去契劫揚進自三月初四日圍城攻具
 甚其被城上人拋用子弩箭擊砲石砲石射打死傷賊人數多及出兵衝

永樂大典卷八十三言字九

三

殺人味身溺死者五十餘人及於濠州勞流賊死於浴身搜到借法使
 臣又於四道及被虜八回稱揚進被箭射者頭又破時砲打看額則野軍
 日復於來吐在連將官不來扶救斬之又聽得揚進言自出京以來不曾
 折了人却到這裏折却許多反折了性命四員見得揚進計窮口裏方更
 招去孔舟舟三次寇德安皆不克引去 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
 北來一項群賊數萬人稱是單州團練使鄧州鈐轄孔舟舟在黃州麻城
 縣作過至三年正月初七日賊至黃州皆剃頭辮髮作金人裝束是夜填
 塞壕壘用雲梯及牛皮洞子安立砲座攻圍黃州城及肆掠黃陂縣并侵
 犯德安府孝感縣界本府慮賊未犯城遂分布官吏軍民於諸門地分嚴
 行提備其賊迤邐至孝感縣東舊鎮殺人放火劫掠財物二十四日到環
 河鎮殺傷已受范境招安下吳錫人馬二十六日到府東十八里下寨稱
 是武經大夫榮州團練使東平府兵馬鈐轄京東西路統制軍馬孔舟舟
 二十七日領全軍數萬至府城下四外占岡擺布搭立施設了箭射城上
 守禦人被城上人齊發砲石弓弩賊眾不敢近當夜遁走向隨州前去至
 閏八月十一日復自光州回至本府應山縣作過再占據隨州九月初一
 日分遣賊騎侵犯本府圍城本府乘時出兵掩殺初八日賊遁去後回占

隨州十一月初一日舟又自隨州領人馬至本府城下圍繞劄寨初八日大隊併至攻城被本府守禦人施放弓箭擊砲石禦敵至晚退却止在城外初九日拔寨南去占據復州又往占據荆南府正月二十七日攻城當夜引去九月初一日攻城初八日引去十一月初八日攻城次日引去董平寇德安三萬人即日敗去建炎三年三月群賊董平部領人馬至應山縣稱勤王兵沿路劫掠四月初八日夜掩劫孝感縣官吏居民逃走有不及者悉為驅虜及燒盡一縣官私屋宇是日在本縣東舊鎮劄寨分遣賊徒剽掠本府差發人兵六頭項前去掩殺董平起離取唐州去九月十二日有宣撫處置使司差知信陽軍武經郎孫璘到本府差兵護行至信陽交割至十二月二十日董平破信陽璘僅以身脫其家并官屬皆沒于賊平差官占據信陽自往唐州大義山劄寨令隨唐信陽三郡人戶送納糧草并收逐處稅錢四年三月十六日平領三萬餘眾到本府本府差正將辛選發兵往應山界迎敵戰數合賊大敗走殺賊千餘人鉦鼓旗槍弓箭器械輜重棄之滿道平尋走往西京界為鄉村把隘人所殺趙壽寇德安三日引去建炎四年五月十二日群賊趙壽號不法自黃州領眾數萬餘人至孝感縣界初掠遣人至本府欲就招安是月有朝

奉郎守尚書兵部員外郎福建廣南東西荆湖北等路撫諭使馮康國到府守臣陳規白馮乞行招安會趙壽亦遣人以書與馮願受招安規後遣人往壽寨說以撫諭肯行招安之意六月初二日壽領眾至城外是晚馮親出城見壽初三日壽勢數隊入城聽撫諭聖訓謝恩招安了當馮謀壽令權於江州黃州駐劄候朝命本府亦支給錢糧犒設訖十二日壽起發至東四十里環河鎮劄寨夜遣人馬分頭項於本府八門改換色衣號偽作民兵裝束一擁奪門賴諸門守禦素備即時以死捍禦旋增弓箭砲石關敵至已時方退後於箭砲不及處擺布圍城送來攻打被城上弓箭砲石不歇及遣兵被城出戰三晝夜計窮力盡二十日賊拔寨南走曹成李雄寇德安自六月至二月引去建炎四年六月有曹成李宏賊自舒州歷光州信陽至本府眾數十萬布滿諸縣直抵襄隨郢州界駐劄三龍河時早禾始熟廣被芟掠本府以賊兵眾盛不暇隄備七月三十日賊眾至城下攻打府城本府一面施放弓箭箭擊砲石一面發兵出外披城關敵賊不能破已時方退八月十四日賊眾又至城下本府再發人兵出城迎敵賊復退於近城桐柏廟下立寨分遣騎於八門一二里外立小寨圍圍本府不通往還本府官吏軍民以死捍禦聞出兵掩殺每夜遣兵

劫擾小寨奪糧入城晝夜相拒六十餘日是時成等人馬實多本府兵極少其勢不敵遂設計謀差人齎公文前去問成等誘以禍福利害指其自新之路成等始退十月初三日遣人入城商議稱一行兵衆元非爲賊止爲鄉中不可居止遂前來尋有種處喫用却蒙朝廷收還招安之後所授官職止乞元來官資滿洗招安之名及齎到成等申狀本府於初五日備錄奏聞成等始於十六日復還三龍河大寨仍不住於府城四外燒劫又因本府抄截掩殺之故十一月二十四日復領衆來攻城本府出兵迎敵至午方退五年二月十九日成等領衆起離三龍河往漢陽軍渡江前去桑仲下邢尚孫群賊寇德安三月引去紹興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有信陽軍邢舍人尚統領等部領二千餘人至本府城下焚掠本府即時閉門捍禦雖稍退未肯遠去十七日又有隨州孫彪統領人馬三千餘人亦來圍城本府閉門捍禦及遣兵出城戰殺傷百餘人方退亦未肯遠去二賊捷路不通二十日夜賊齊至城下弓弩箭鑿雲梯布牌攻諸門本府官吏軍兵拒敵二十一日早始退離城百步外圍繞是夜信陽軍賊馬前去攻孝感縣不克復回本軍隨州賊馬前去攻復州陷之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再發人馬兩路前來本府近城四外焚劫本府官吏軍民晝夜上城不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三十九

五

曾解甲以死捍禦及時出兵掩殺三月初間始退向隨州去績據忠訓郎權孝感縣韓通狀准鎮撫使差權縣事踏逐到離舊縣一十里臨澗河地名紫湏就周圍積水爲壕初築城壁欲就緒間十二月二十四日有信陽軍賊馬二千餘人自府城來奔本縣先二百人到城北適即分布守禦發兵迎敵賊敗走五里逢賊大隊至復圍縣城施放弓弩尋於壕外呼曰慈是信陽大後軍邢舍人尚統制人馬向北打了一百八十座山寨壞了鄧州信陽軍并天目山寨今決要取本縣屯泊人馬就糧膳軍圍至夜只於壕外分布別寨二十五日賊掠澗河客船載兵入壕及用布牌木牌遮箭撞奔雲梯十五座向前水陸攻縣城被本縣人施弓弩砲石併力捍禦至晚賊退向寨二十六日賊多拽河內船舫五七隻爲一絞用大竹絞成竹牌立於船頭旋添船併作浮橋於北壁壕內攻縣城城上弓弩砲齊發賊不能近復拽船泊岸只攻東壁亦被禦退至夜回寨適恐賊別生計遂親領兵三更出劫賊寨殺賊三百餘人及收到被虜男女五百餘人入城二十七日賊於壕外添砲數座及分布船隻向前攻城至午禦退二十八日又以雲梯向前并力攻城至夜禦退二十九日賊又用船六十餘隻通作一絞用板釘鋪船面船頭並用竹木布牌兩頭遮箭後立長槍五百餘人

永樂大典

卷八三三九

擇攷攻西壁勢兇猛適激厲人兵決死迎敵西門放出戰船十五隻於壕內乃城上弓弩砲石齊發至未時賊大敗。濟瀾無數盡奪所絞船舫其岸上掘立賊兵即時回寨至夜拔寨遁去。李橫寇德安六十五日引去。紹興二年六月十三日桑仲餘黨知鄧州李橫號九哥哥領襄陽府鄧隨郢州所管軍馬及遂州百姓共約五六千人內正兵約四千人前來德安府近城下寨大小十七座賊首李橫大寨在城西隔河早晚舉平安火諸寨相應遇夜諸寨有警即時舉火每寨各立望樓樓上人執白旗城北東西三面各正視城門內人出入必先見出稍多即舉旗向門本寨及兩邊連寨人執出掩撲或城內出兵迎敵及劫寨即時諸寨舉旗指示悉來應援城南有望樓四座占高阜下瞰城內街巷往來動息皆見之城上守禦人人可數。繞見城內稍似揮攷即舉旗諸寨各為備夜於四外更互用人把斷出入之路圍閉府城內外風水不通本府雖不住出兵關敵終是兵少難勝亦嘗於城上招到橫親近打話諭以禍福橫只以本府收藏霍明為辭誣執本府順番必要打城七月初三日五更一點城外發喊用弓弩箭射城上人及將雲梯到城搬草擁門火之城上人用弓弩砲石磚石射打不能上城至辰時賊退雲梯六十餘座皆棄下初四日橫親領衛兵

永樂大典卷八三三九

五

往隨州至襄陽府嶺木匠鐵匠搬取牛皮繩索及於大洪山取蘆及索十餘日回來再造天橋洞子三梢大砲及雲梯等攻城器械八月四日攻具成津至城西南角下寨築關天橋眾填壕一夜平初五日入遠壕內立大砲七座攻打城上人其砲石小者不下十斤大者四五十斤用大木造四脚洞子一箇長約二丈闊丈五脊高丈二以上用濕栢木大椽密牌牛皮浸之面與兩邊用木椽并厚氈簾其脚高四尺五寸厚似癡車脚其狀如兩間屋推臨裏壕用大木椽絞成何脊洞子連接兩行各長五十餘步并厚木板牌二百餘面遮護賊人搬運草木磚石填裏壕數日關就天橋脚共六隻高五尺厚薄一如洞子脚長六丈以上闊二丈高三丈五尺以上近及四大上闊一丈以上當頭自下至上斜高向前約一丈以上中下三層當面并兩邊及頂上皆用牛皮厚氈毯被掛搭其天橋底盤上後繫大竹索兩條各長二十餘丈每條百餘人牽拽規暗料賊必是欲以砲打城門并城上人使住立不得然後進洞子向前填平裏壕使推天橋就城因以上城規即時令人於城上照賊所填壕處相對用大木置起戰棚一座上下兩層其上橫鋪大木三重及於城裏脚下深栽高木棚一所以防賊人萬一上城後若便下城則必陷在柵中又於城上兩邊置女頭牆密用

大木埋起高排又柱遮隔砲石又於戰棚南北各東西橫埋排又柱兩重柱外各分布長鎗手并斬馬刀又於柱外各東西更置戰棚一座棚上各備磚石弓箭以備賊人萬一上城分頭兩向沿城殺人及防戰棚上下人有不盡死禦敵者致於必死之地使之無不用命又於城裏相對賊砲并填壕處亦立大砲七座內三座亦可施放砲石重三五十斤至五六十斤者又於砲架前并兩邊高埋大木砲架中心搜砲人上橫排木椽作砲棚遮隔賊砲每砲一座用砲手三人更互使用城上照料城內放出砲石遠近偏正一人城上戰棚下用大木兩條各長二丈四五橫用括木兩條各長六尺當頭用橫木一條長一丈造就托竿一所又以乾竹柴草造下火牛三百餘箇又以大枋木三條合就長板一片約長一丈五尺有餘又以大砲藥造下長竹竿火槍二十餘條撞槍鉤鎌各數條皆用兩人共持一條準備天橋近城於戰棚上下使用又於兵衆中選用有膽勇人分為十

四甲逐日輪當戰棚上下并排又柱外及羊馬城外及準備諸處緊急應援以安陸縣尉李居正統領又以副將馬立統領一項人兵專點檢四壁守禦及攻城緊處策應幸而其賊所置攻城器具前未一一皆如所料賊所立砲七座不住施放一十四晝夜雖打壞城上門樓并城門撻板及打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三十九

庚

折排又柱并戰棚上橫鋪木植但遂旋打壞遂旋添補立起並不曾正打着城上城內一人惟是城裏放砲出外遠近偏正有城上照砲人招呼令遂旋那移轉動砲架及添減搜砲人數或砲石大小施放所以城外賊人稍有攢聚砲力可及處即時打散其賊砲手并搜砲人多被打殺所有賊人狗脊洞子只於當日盡皆打倒并人亦打殺更不能使用惟有大洞子臨壕約中城內大砲三二百下方始打動上蓋少有損壞其當面椽簾簾一齊打碎砲入洞子內打殺人多却推向前再修別用牛皮作簾并簾裏硬排立木又向前來再打損壞方推搜向後不用只擁驅虜到老小婦女搬運草木磚石填壕並不顧城上箭砲打殺若是打殺近上首領并親近正賊即馱背或昇去害理若是打殺驅虜人并已下人即時割肉食用其壕相近填滿方再以上傳城城上人併射火箭在所填草木上偶值風順其賊衆向前打撲不及被火燒着兩三晝夜尚未燒盡其賊又只用磚石并土相兼再填又兩三日相近填滿其老小婦女死損外見存無幾兼近城脚難向前來遂選壯健人與正賊牙兵相兼以布袋盛土走分前來并布袋樣下急走回去其搬土填壕并定破搜砲及城下往來之賊中箭并砲前後死損甚衆其賊漸害少闕糧食裹鄧隨鄧四郡界內人民田種

萬無一二回去亦難得食打劫已徧並無可劫除正賊近上甲頭人有步
裝着餘人並藍綾惟指望打城後為飽暖之計所以其賊攻城亦不惜他
人命用意堅確不肯輕退八月十五日宣撫使司送到襄鄧隨郢州鎮撫
使司書寫機宜文字諱憲公文稱朝廷已差李橫充襄鄧隨郢州鎮撫使
又將諱憲文字付李橫照驗橫言便是朝廷差我做鎮撫使教我赴那裏
喫着甚底我也不能做得他鎮撫使我待打城破後相度十八日賊來邊
填平裏壕十九日四面分布打城賊安排下雲梯伺候同時下手及四外
高阜處并要路上各布馬軍準備稍截城破走出之人至于午時推天橋湊
城西南角正是所填壕上於天橋兩邊擡雲梯三十餘座後布長槍手約
一千餘人發喊并鉦鼓齊發及弓箭箭砲石一齊施放射打城上守禦人
其天橋已是近城規即於城上戰棚脚下推長板出城頭數尺於板上併
手推滾下大石於城外脚下打推天橋賊眾及推出托竿托住天橋手一
大有餘不能到城其戰棚上下方欲施用火鎗撞鎗鈎鍊之次其天橋脚
下人倒推并牽拽竹索人倒拽天橋急回約五十餘步方位得一辰時以
上却向前來於天橋先行路稍近南行意欲閃避托竿無可行得近南地
步丈尺稍多所填壕不甚寬處致陷住天橋東南前脚前來不得却向後

拽又因人衆用力太多拽斷竹索進退不得致羊馬城內兵出與天橋下
賊人用命鬪敵并城上磚石弓箭箭擊城裏砲石併下移時方始殺退賊
兵尋於城上推下大牛柴草被羊馬城內人並出搬柴草積在天橋脚下
焚之其天橋上并中隔內賊兵方始荒忙走下一齊退却并遠城四外賊
兵各被城上守禦人施放弓箭砲射打退走棄下雲梯及向外高阜處
并要路上分布人馬一齊回寨其賊人敗當夜遁去契勅其賊初來之
時止有五六千人自入府界百餘里驅虜人數甚衆皆以正賊監押收刈
稻谷搬材木置造攻城器具後來收盡田稻并梨棗等及造就攻具一齊
追收回寨併使打城共數實有一萬餘人雖人數不為甚多然所造攻具
雄壯擺布施設次第似乎不容人力可敵兇焰實為可畏加之城內人飢
餓雜草木皮兼食之凡守禦六十五晝夜積之攻城也久之不下二日遣
人請議事現在城上見之橫曰願得粟二百斛而去左右請勿與規曰我
糧無幾橫來請是何我虛實不與即謂我糧乏攻益力去愈緩與之則適
有日矣即送與之明日橫來攻城規坐城樓砲折足指容色不變圍益急
糧不繼諸將請槌牛以食規曰殺牛代食敵聞之圍碎未解矣乃盡取酒
務麴藥分給之仍搜家財得萬緡以犒軍橫又遣人來諭願得府之冠妓

而後罷攻諸將曰城圍七十日矣以一婦人活一城之衆不亦可乎規曰使橫即退是我以婦人求和况未必退乎其再來當斬其首以遺之孝感縣令韓通來告曰縣有衆百斛路絕不通規命衆風雨呵殿而來賊軍疑其有神不敢睥睨橫以天擒鵝車逼城規曰技止此爾縱火焚之即退規歎曰使橫更七日不解麴藥亦盡矣湯靖字君實潭州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授德安府教授先是建炎間陳規守德安屢經大寇皆應以間暇於城上築鵝臺城外築羊馬城又於羊馬城外設木棚賊至輒敗後知順昌府府多儲粟計議司朱起衆赴河上規請代以金帛已而金人圍城竟賴其粟以充軍食卒以破虜靖訪尋其事編為建炎德安守禦錄紹熙四年靖除大學錄表上其書右陳規守城法用於倉猝無備之中九攻九拒應敵無窮十萬百萬靡不退卻程式具存剖析尤備凡沿邊守宰袖繻此書思過半矣太平御覽非守孫子曰城有所不攻固而少重易曰利用禦寇不利為寇漢書曰朱歆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遵道病運分遣精兵隨歆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迴中番須迴中並地名也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九

天

也東觀漢記曰上聞得基陽是悅左右惟主教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善然上以基陽其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也乃悉兵數萬人圍畧陽新山築堤激水灌城歆與將士固死堅守天盡乃發屋斷木以為兵蓋銳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龍蓋衆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歆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歆妻錢千匹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又曰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張宗詣禹自歸禹問宗素多權謀乃表為偏將軍禹軍到桐邑亦有大衆且至禹以桐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為復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着司中令各探之可以竹為之郵也世說云圍曰車方曰日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單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違其必敗乎遂留禹後拒諸營既引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小靈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勢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逐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至宗與戰却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又曰隗囂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

永樂大典

卷八三三九

諸軍至龍山北口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頭死又曰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為延所獲東觀漢記曰郡邑使張督將軍馮信將兵擊邑信志得邑母弟妻子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為上黨太守晉書曰陶侃使桓宣李陽平襄陽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謀農桑簡刑罰略威儀或載鉏耒於輅軒或親芸獲於隴畝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以寡弱拒守議者以為次於祖逖周訪又曰吳秀為吳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秀覺之請增兵為備皓不從秀乃輒為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秀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剋退舍禮之又曰蔡道恭為司州刺史魏國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糧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壑刺史蔡道恭壑內作蒙腫關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壑水道恭載土塞絕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鐵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陳書曰宜黃侯慧紀

永樂大典卷八三三九

元

鎮荆州隨師濟江慧紀率將士三萬人船艦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趨臺城達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坐味以五條鐵鎖橫江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澗守險隋軍死者五千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軍屢捷獲陳之士三縱之肅乃遁又曰太祖以王熙為荆州刺史進號撫軍將軍梁復遣曹義宗衆數萬圍荆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既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遣熙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熙焚荆與將士均分而食之每出戰嘗不探甲冑大呼曰荆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賊箭中王熙不爾王熙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獨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尋遷車騎大將軍又曰王熙華州刺史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熙令加守備熙語使人曰老臣當道卧驢子安得過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熙曰何不早降熙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熙家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又曰王思政守潁川秦河南諸軍事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車騎十萬來攻潁川城內卧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謂一戰可屠乃四面鼓譟而上思政選城中壯勇開門出入岳衆不能當引軍亂退思政登城遙見岳陣不

擊乃率步騎三千出邀擊之殺傷甚衆然後還城設守禦之備岳知不可
 卒攻乃多修營壘又隨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晝夜盡攻
 擊之法思攻亦作火鑽子并切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燒其
 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兵衆披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走思攻即命
 據其兩土山瓦折礮以助防守岳等於是奪氣不敢復攻齊文襄更益岳
 兵壘於是及消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湧溢不可防止懸釜更炊糧力俱竭
 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
 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弓弩亂發紹宗
 窮急投水而死豐生向上山樓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攻謂之曰僕之破
 亡在於器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派涕斬之并收紹
 宗等尸以禮埋瘞隋書曰郭榮宇文護推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
 侵護合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為二城孤
 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祖孝
 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渡河與孝
 先戰孝先於上流縱大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
 都督護又曰劉弘字仲遠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三十九

辛

中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
 羸羸角腰帶及剝樹皮而食之一無雜叛賊知其飢餓欲降之弘抗節彌
 厲賊悉衆來攻城陷為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又曰李
 景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諒遣劉蕡襲景戰於東
 城昇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蕡壯士擊之斬獲甚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
 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賊衝擊崩毀
 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鬪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
 並號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又多謀畫上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
 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閑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
 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唐書曰乾符中元萬頃從李勣征高麗
 勣嘗令萬頃作文檄高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守鳴鑼之險莫離支報云
 謹聞命矣遂移兵圍守鳴鑼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于嶺外又曰李
 光弼守太原自賊圍城中張一小幕止宿有急即自往救之行至府門
 未嘗迴頭不復省視妻子賊退後收拾器械處置公事經三日然後歸家
 又曰史思明圍光弼於太原四面重圍十日不解每日使賊於陣前
 罵光弼并戲弄城上人光弼使人穿地道以木撐之賊明日遂於舊處立

將戲之地道透遂把賊脚曳入地道中光弼得而對衆戮之城中大喜思
明知事不集遂退歸河北又曰張巡守睢陽在城中每戰登陴大呼以
助威皆血流面牙齒皆碎城將陷西向再拜曰為救不至臣智勇俱竭不
能全一城今使逆賊見逼臣死之後願為鬼與賊為厲以答國恩及城陷
尹子奇見巡問之曰聞公每督戰皆裂面碎實有之否巡應之曰然子奇
曰何以至此曰欲得殺逆賊遂至於此子奇以大刀剖其口見其存者不
過三數巡因大詬罵子奇責以悖逆損害平人子奇欲存之左右曰此人
必不為我用又得衆死心不可留故害之又曰史朝劉昌在圍中連月
不解城中食盡賊垂將陷之刺史李峯計慶昌為之謀曰今河陽有光弼
制勝且江淮足兵此城中有數十斤翅可屑以食衆計獲兵不二十日當
至東南敵衆以為危昌請守之昌遂被鎧持盾登之陳逆順以告諭賊之
衆甚畏之後十五日副元帥李光弼救軍至賊乃宵潰光弼聞其謀召置
軍中趨投試左金吾衛郎將又曰元和中鄂岳都團練使李道古攻中
州魁其羅城乃進圍逼其中城城中守卒夜帥婦人登城而呼懸門竊發
分出其衆道古之衆驚亂多為虜殺又曰王凝為宣州黃巢自嶺表北
歸大掠淮南攻圍和州凝令牙將樊倚舟師據採石以援之倚違令凝即

永樂大典卷八十三百九

五

斬之以徇命別將烏頴代倚赴援竟解歷陽之圍賊怒引衆攻宣城大將
王洵請出軍逆戰疑曰賊忿而來宜持重待之彼衆我寡萬一不捷則州
城危矣洵銳意請行疑即聞集丁壯分守要害登陴設備消果戰死賊乘
勝而來則守有備矣賊為梯衝之具急攻數月禦備力殫吏民請曰賊之
兇勢不可當願自書歸欵退之懼覆尚書家族疑曰人皆有族子豈獨全
誓與此城同存亡也既而賊已退去時乾符五年也又曰王栖曜為常
州別駕時江左兵荒詔內常侍馬日新領汴滑五千人鎮之日新貪暴賊
蕭庭蘭乘人怨訴遂之而劫其衆時栖曜遊奕遠郊遂為賊所脅進圍蘇
州栖曜因其懈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出攻賊衆大潰又曰張任建中初
以澤潞將鎮臨洛田悅攻之任度兵力不能出戰嚴設守備嬰城拒守賊
不能拔累月攻之益急士多死傷糧儲漸乏救兵未至任知事不濟無以
激士心乃悉召將卒於軍門命其女出拜之謂曰將士辛苦守戰任之家
無尺寸物與公等為質獨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賣之為將士一日費衆
皆大哭曰誓與將軍死戰幸無慮也會馬燧以太原之師至與軍衆合擊
悅於城下大敗之任乘勢出戰士卒無不一當百圍解以功遷泗州刺史
三國典畧曰周獨孤永業恐潞州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入金墻助

守尉遲迥為土山地道曉夕攻戰永業選其三百人為爪牙每先鋒死戰迥不能勉又曰臺城未陷侯景又燒大司馬門後閣舍人高善寶以私金千兩賞其戰士直問將軍宗思領將士數人踰城出外澗水久之火滅景又遣持長柯斧入門下斫門將開羊侃鑿扇為孔以槩刺倒二人斫者乃退又曰陳人侵齊北徐州刺史祖瑛令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下街巷禁斷人行鷄犬不許鳴吠陳人莫測所以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中夜瑛忽令鼓譟陳人驚散曉復結陳向城瑛自臨戰陳人先聞其旨謂不能抗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鎗怪之遂退時得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不遠救瑛瑛軍守百日城竟保全 墨子曰禽滑釐問曰雲梯既施攻備已具武力又多爭上吾城為之奈何墨子曰多下矢石以灰砂薪火水湯以濟之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城中掘井以薄甄內井中使聽聰者伏甄聽之審知穴處鑿內而迎之 呂氏春秋曰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而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郟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手王曰然墨子曰臣以宋必不可得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

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轲不攻宋墨子也能以術禦之荆而存乎宋矣 博物志曰處士東里堯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蓋禹始也 賈誼過秦論曰有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高君佐之命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闘諸侯又曰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任昉奏彈曹景宗曰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誓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窮極摧折醜虜杜祐通典守拒法 城有不可守者大而人少小而衆多糧寡而柴水不供壘薄而攻具不足土疎地下溉灌可汎邑闕人疲修繕未就凡若此類速徙之 壘高土厚城堅溝深糧實衆多地形險阻所謂無守而無不守也故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凡築城下閭與高倍上閭與下倍城高五大下閭二大五尺上閭一大二尺五寸高下閭狹以此為準料功上閭下加閭得三大七尺五寸半之得一大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工日築土二尺計工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計工二萬三千五百人三百步計工七萬五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出土負墮並計之大

永樂大典

卷八三三九

功之內。凡敵欲攻。即去城外五百步內井樹牆屋並填除之。井有填不盡者投藥毒之。木石瓦礫百物皆收之。入不盡者並焚除之。其什物五穀糗糧魚鹽布帛醫藥功巧戎具鍛冶結索茅荻蘆葦灰沙鐵炭松梓蒿艾脂麻皮繩荊棘蓖蘿釜鍤盆篋礪木鋤斧錐鑿刀鐮長斧長刀長鏢長錄長梯短梯大鈎連鏢連枷連棒自椿蘆竹為棹之類及揮以松檟城上城下咸先蓄積緣人間所委公私事物一切修緝拋石大小隨事城外四面壕內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牆謂之羊馬城城門先造連拒馬槍壯銳以鏢連之城內面別穿井四所置水車大瓮二十口蓋十所却敵上建喉樓以板跳出為檣與四外峰成晝夜瞻視城壕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加底積數大半之得數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鑿壕一尺得數一十五丈每一人功日出三丈計功五人一步五尺計功二十五人五十步計功二百五十人百步計功五百人一里計功七萬五百人以此為率則百里可知弩臺高下與城等去城百步每臺相去亦如之。下闊四丈高五丈上闊二丈上建女牆臺內通間道安屋懸梯人上便卷收中設檣幕置弩手五人備乾糧水火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備雜供之要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

永樂大典卷八三三九

三三

五十步百步皆有將長文武相兼量材受任而統領精銳勇簡募或十隊二十三十隊犬將副將各領隊巡城曉諭激勵赴救城上立四隊別立四表以為候視若敵欲攻之處則去城五六十步則舉一表撞梯通城舉二表敵若登梯舉三表欲攀女牆舉四表夜即舉火如表城上四隊之間各置八旗若須木檮音檮極板舉蒼旗須灰炭稭鐵舉赤旗須檮木檮青舉黃旗須沙石瓦礫白旗須水湯不潔舉黑旗須戰士銳卒舉熊虎旗須戈戟弓矢刀劍舉鸞旗須皮繩麻絲鐵錐斧鑿舉雙鳧城上舉旗主當之官隨色而供城內老小男女除營食之外皆令應役城上分為八隊使識文者點檢常須備擬物為八部城內對敵營自麓城內為間門多少臨時令五六寸勿穿或於中夜於敵初來營列未定精騎從突門躍出擊其無備襲其不意城門先自擊扇為數十孔出強弩射之長矛利之則敵不得近門樓以泥厚塗之備火柴草之類貯積泥厚塗之防火箭飛火轉開橋一梁端着橫檢拔去其檢橋轉關人馬不得過度皆傾水中布幔覆布為之以弱弩懸掛於女牆八尺折拋石之勢則矢石不復及音木弩以黃連桑柘為之弓長一丈二尺徑七寸兩箭三寸絞車張之自副一發聲如雷吼賊隊之卒驚尾炬縛草為之分為兩歧如鸞尾狀以油

騰灌之加火從城墜下使人騎木驢而燒之松明以鐵鑠鏈下巡城照恐
 敵人夜中乘城而上夜中城外每三十步懸大燈於城半腰置警火於城
 上吹之處即俱加備脂油炬於城中四衢要路門戶晨夜不得絕明用備
 非常行鑪鑪鐵汁昇行以灑敵人遊火鐵匡盛大加脂臘鑠懸鏈下燒穴
 中腔城人 灰沙糠粒因風於城上擲之以眩敵目因以鐵汁灑之 連
 挺如打未連如狀打女牆外上城敵人又竿如槍刃為兩味用又飛梯及
 人 鈎竿如槍兩傍有曲刃可以鈎物 油囊盛火於城上擲安火車中
 囊敗火熾 天井敵攻擊地為地道來返自於地道上直下穿井以邀之
 積薪安井中加火薰之敵人自焦灼 地聽於城內八方穿井各深二丈
 以新甕用薄皮裝口如鼓使聰耳者於井中托甕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內
 悉知之審知穴處助擊迎之與外相遇即以就乾艾一石燒令煙出以板
 於外審覆穴口勿令烟洩仍用鑪袋鼓之又先為桔槔懸鐵鑠長三丈已
 上束柴蓄焦草而燃之墜於城外所穴之孔以煙燻之敵立死 城上八
 隊之間安轉關小拋二機關大拋一雲梯撞拋等其間先後城邊用木出
 跳為重女牆高於土女牆五寸以上以板覆其上隨事緩急而開閉之敵
 若以大石擊牆樓石下之處出跳空中懸生皮繩送等袋以乘其石城內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三十九

雷

人家咸令置水防火先約失火者斬火發之處多恐姦人放火但令使近
 主當八部官人領老小丁女救之火起所部急白大將大將領親信人左
 右救火城中有喜驚及雜人城上不得輒離職掌亂走街巷者斬敵若推
 輪排來攻先以拋打手拋既眾所中必多來者被傷刀不齊矣 凡攻城
 之兵禦捍矢石頭帶重帽仰視不便袍甲厚重進退又難前既不得上城
 退則其師逼迫人眾煩鬧我作轉關女牆騰出城外以橈艦墜鐵索索頭
 安鐵鵠脚當聚閉之處擲下撥人敵若兵眾氣盛將卒有疑即颺易左右
 前後或替一日再動或數夜不移審察安危隨時變改飛書檄必訪我人
 速封馳送大將每夜巡城皆改易契令信人持偽契巡行所由不覺罰之
 覺則送使有外往來主司押領上使輒不得問其事由外人輒不得與語
 敵若縱火焚樓堞以麓竹長一大鏡音使去節以生薄皮合縫為袋貯
 水三四石將甬內於袋內急縛如澆甬令壯士三五人撒水口急蹙之救
 火每門常貯兩具如無竹以木合甬添之而用并小澆甬二十具恭助之
 門內常以瓮貯水添用 敵若推撞車我作籠鐵鑠并以桑木為之用索
 相連撞頭適到遂以鑠串撞頭於其傍使處分令壯士牽之鐵倒弓弩兩
 射自然敗之 敵若木驢攻城用鐵痰藜下而敷之其法以熱鐵闊徑長

一尺二寸四條縱橫布如羨梨形鎔生鐵灌其中夾重五十斤上安其是連鑲擲下數訖以轆轤拋上若木墮上有牛皮并泥敷者即舉遂放火炬灌油燒火凡敵攻城多背王相起土為臺我於城內薄築長高於敵臺一大已上即自然利彼無所施力又於城上以木為棚容兵一隊作長柄鐵鈎陌刀錐斧隨要便以為之備若敵攀女牆躡身待其身出十鈎齊搭刺入城中斧刀助之城若卑地下敵人壅水灌城遂築壘諸門及陷穴處更於城內促圍匝視水高中而闊築壘壘外取土高一丈以上城立後於牆內取土而薄築之精兵備城不得雜役如有澆水之處即十步為一井井內潛通引澆漏城中遠造船一二十隻簡募解舟楫者載以弓弩鐵纜每船載三十人自暗門嚙投而出潛往斫營決彼墜堰敵覺即急城上鼓譟急出兵助之敵有驍勇衝門入來門內多穿坑穿又於重牆內卒出其不意敵必傍走自入穿中城門外簡擇健卒貯備器具看敵懈怠即開門驍勇齊擊乘馳遂北不得過二百步緩急城上應接易為敵攻日久眾巧俱施蟻附緣城不惜士眾野無所得糧路又絕兵眾離心將帥懈倦必精兵壅守防我城門我當乘間驍勇四出與城上人應期內外齊攻專精與廢怠者尤絕必須審察賊多偽謀其所穴之孔於城

內深闊為坑坑上安轉關板橋若敵入來得三五十人後啓發機關自然先斃鐵菱狀如鐵蒺藜要路水中置之以刺人馬陷馬坑長五尺闊一尺深三尺坑中埋鹿角槍竹籤其坑似亞字相連狀如鈎鑲以草及細塵覆其上軍城營壘要路皆設之拒馬槍以木徑一尺長短隨事十字擊孔縱橫安槍長一丈銳其端可以塞城門巷要路人馬不得奔馳木柵為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多石少土不任版堞乃建立木為之方圓高下隨事深埋木根重復彌縫其間內重短為閤道外柱木重長出四尺為女牆皆泥塗之內七尺又立閤道內柱上布板木為棧立欄竿於柵上懸門擁牆濠塹拒馬守一如城壘法烽臺於高上四顧險絕處瓦之無山亦於孤迥平地置下築羊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為華臺高五丈下闊二丈上闊一大形圓上建圓屋覆之屋選闊一大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版為上覆下棧屋上置突竈三所臺下亦置三所並以石灰飾其表裏復置柴籠三所派火繩三條在臺側近上下用屈膝梯上收下乘屋四壁開覷賊孔及安視火筒置旗一面鼓一面弩兩張拋石槌木停水瓦乾根麻蘆火鑽火箭蒿艾狼糞牛糞每晨及夜平安舉一火聞警固舉二火見煙塵舉三火見賊燒柴籠如每晨及夜平安火不來即烽子為

賊所捉一烽六人五人為烽子遞知更刻觀視動靜二人烽率知文書符
牒轉牒 馬鋪每鋪相去三十里於要路山谷間牧馬兩匹與遊弈計會
有事驚急埋塵入警即奔馳報探 土河於山口賊路橫斷道鑿闊二丈
深二尺以細沙散土填平每日檢行掃令淨平人馬入境即知足跡多少
遊奕於軍中選驥果諳山川泉井者充常與烽鋪士卒計會交牒日夕
運候通蓋亦及於亭障之外捉生問事其軍中虛實舉用勿令遊弈人知
其副使子將並久軍行人取善騎射者兼令人枕空胡祿卧有人馬行三
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見於胡祿中名曰地聽則先防備 守則有餘
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
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
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
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
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
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以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
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

水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九

三

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 堅壁持久 蜀先主率
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
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
欲擊之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衆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
難盡克若有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勵將士廣施方畧以觀
其變若此間則是平原廣野當恐有姦音謀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
不得展自當疲頓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
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
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衝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
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審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
今往已久不得我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倚角此寇正在今日乃攻一營
不利遜曰吾以燒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俄爾勢成遂
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備奔馬鞍山陳兵自統遜督促諸軍四面
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 敵飢以持久弊之 後漢初河南
賊董憲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光武親征至
蕃音反去憲所百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勅各堅壁以待

永樂大典

卷八三三九

其弊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 後漢王
霸馬武既破周建蘇茂管賊復聚衆挑戰霸堅卧不出軍吏皆曰茂前日
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傲古充
及一切之勝 假也一切猶惟特也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運營其夜建元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
遁去誦以城降 後漢末青州黃巾衆百餘萬入兗州界刺史劉岱欲擊
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群
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掠為資今不若奮士衆之力先為固守使彼欲
戰不得攻則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
從遂與戰果為所殺劉岱遣之而敗後漢末荀攸從曹公征張繡攸言曰
繡與劉表相恃為強然繡以遊軍仰食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
以待之可誘而攻也不從表果救之軍不利曹公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
曹公遣之而敗隋煬帝征高麗九軍已渡鴨綠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
異同又不測帝意會高麗國相乙支文德來詣其營都將宇文述不能執
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更進追擊時文德見軍中多飢色欲疾
述衆每關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驕勝又內逼群議於是遂進

永樂大典卷八三三九

七

通平襄城文德偽降述料攻之未可卒拔因而班師文德隨擊之大敗文
德之戰七北述此今賊仇悉亦同持久之長隋末宇文化及弒煬帝後率
兵來攻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難且盡因偽與和以弊其衆化及弗之悟
大喜恣其兵食其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具以告密情化及
大怒其食又盡乃渡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晨達酉密為派天所
中丁什頃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趨魏縣其將王智略張童仁等率所
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 大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剛
屯於河東太宗往征之謂諸將曰金剛懸軍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銳將皆
在於此武周自據太原專倚金剛以為捍蔽金剛雖衆內實空虛虜掠為
資意在速戰我堅營蓄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
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於是遣劉弘等絕其糧道其衆遂餒金剛乃
遁 不戰挫銳 大唐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師至于清江
勉銑遣其將乘勝入北江銑悉兵以拒之孝恭將戰李靖止之曰楚人輕
銳難與爭鋒今所失荆門盡兵出戰此救敗之師也非其本圖勢不能久
一日不戰賊必兩分留輕兵以抗我退羸師以自守此即勢墜力弱擊之
必捷孝恭不從遣靖按營自以銳師水戰孝恭果敗奔于南岸河間道之

而敗堅壁挫銳。漢景帝初吳王濞反總兵渡淮與楚戰遂敗林壁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報漢大將周亞夫來救亞夫不許又使使惡焉路及亞夫於帝使人告之救梁亞夫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並相張敖謀弒王而元乃得順敗吳兵吳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亞夫軍會下邑吳師欲戰亞夫堅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死奔亞夫壁亞夫終不出中夜驚內相攻擾亂至帳下亞夫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士卒多飢死遂以叛散。宋桂陽王休範舉兵於潯陽已發東下宋朝惶駭宋相齊高帝議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於覆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分應變之術不宜在遠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掖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要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請頓新亭以當其鋒休範果敗武經總要堅壁挫銳。春秋時晉將樂書伐楚將戰楚晨壓晉軍而陣樂書其木植九軍史惠之禪將范旬趨進曰塞井夷竈陣於軍中而疏行首頓行在者晉陣而前大開營壘為戰進日言五行之印。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終敗楚師。魏末吳將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司馬師使鎮東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三十九

天

將軍毋丘儉楊州刺史文欽等拒之儉欽請戰師曰恪卷甲深入拔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圍攻之未可拔遂令諸將高壘以備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者大半師乃令欽督銳卒趣合榆斷其歸路儉帥兵以為復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前趙劉曜遣將討羗大酋推梁率衆保險阻曜將游子遠頻敗之推梁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中曰往劉曜自來猶若無人展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營衆練馬辱食先晨具甲掃壘而出遲明設伏而戰擒伊餘盡俘其衆。持重。秦王剪將兵六十萬代李信擊荆荆聞王剪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剪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剪曰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剪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剪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剪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之大破荆軍。漢趙充國擊西羗至金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會明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驅馳此皆駑騎難制恐誘我也且擊

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峽中士虜召諸校司馬曰吾知羗虜不能為兵矣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兵必為堅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羗豪相責曰語汝亡反今趙將軍來善為兵欲一闕而元可得耶虜父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隘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遂利行遂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運致死諸校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後竟降之曹公西征馬超韓遂與超等夾淮而軍遣信講和公不許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賁謂計偽許之遂講與公相見於是交馬語公又與遂書克日會戰超等走諸將問公公曰吾與馬超韓遂戰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壁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縱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蓄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蜀諸葛亮率眾出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拒之亮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使致中惴婦人之節以激怒懿懿屢表請戰魏使辛毗持節不許出戰六軍皆肅準此節度莫敢犯違梁常叙進討合肥堰肥水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其城乘勝至叙隄下其勢甚盛監軍潘壹祐勸叙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义

叙怒曰寧有此耶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繳扇麾幢植之隄下示無動志叙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厲眾軍賊却城潰合肥既降高祖詔班師去賊既近懼為所躡叙悉遣輜重在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叙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唐武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軍太宗登王壁城觀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眾未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群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爭今眾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粮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見暗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迨及介休一戰敗之又太宗領兵征薛仁果攻折嶺上志口及下大谷反城賊有十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經挫衄彼銳氣猶盛必輕敵好鬪我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奮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賊粮盡軍中頗勢貳其將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果人心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睺自恃驍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實莫逞其志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軍遲明合戰令將軍龐玉陣於淺水原南

出賊之右以先餌之羅睺并軍共戰王軍幾敗太宗親御大軍蒼自原北
出其不意羅睺回師相拒我師未衰齊奮呼聲動天地羅睺氣奪於是大
潰太宗討劉黑闥阻水列營以逼之分遣其兵斷其糧道黑闥又數挑
戰太宗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糧盡太宗度其必來決戰預壘洛
水上流謂守堤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渡而決壘黑闥果率步騎二萬
渡洛水而陣與官軍大戰賊衆大潰又水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斬首萬餘
級溺死者數千人黑闥與范頴等以千餘人奔于突厥僕固懷恩引吐
藩颺訖項數十萬南下京師大恐郭子儀出鎮奉天帝召子儀問禦戎
之計子儀曰以臣所見懷恩無能爲也帝問其故荅曰懷恩雖稱虢虢勇
失士心今所以能爲亂者引思歸之人耳懷恩本臣偏將其下皆臣之部
曲思信常及之今臣爲大將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爲也虜
寇邠州子儀在涇陽子儀令長男朔方兵馬使暉率師援之與邠寧節度
使白孝德閉城拒守懷恩前鋒至奉天近城挑戰諸將請擊之子儀止之
曰夫客深入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彼皆吾之部曲緩之自當剪滅若迫之
是速其戰戰則勝負未可知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果不戰而退太白陰
經攻守 經曰地所以養人城所以守地戰所以守城內得愛馬所以攻

守不足攻有餘力不足者守力有餘者攻攻人之法先絕其援使無外救
料城中之粟計人口之費糧多人少攻而勿圍糧少人多圍而勿攻力未
屈粟未盡城尚固而援者攻之至也力屈粟殫城壞而不援者守之至也
夫守城之法以城中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男女老弱爲一軍三軍無
仗相遇壯男遇壯女則力費而奸生壯女遇老弱則老仗壯悲弱仗強伶
悲伶在心則使勇人更慮壯夫不戰故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
不知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將
法言攻守 兵之用攻與守二者而已非攻無以廣地非守無以禦敵然
守而可以力攻者非善守者也攻而可以力守者非善攻者也善攻者使
人不能守善守者使人不能攻動如雷霆止如山嶽屈伸變化莫可揣度
部聯伍絡彌川亘澤陰開陽歛乍前乍却誘敵使進示之以弱妻以可欲
恣其鈔掠敵然奮起急與相搏盡銳力鬪落其牙角使之進不能前退無
所泊離爲四五斷不可續而無以爲守者此攻之奇者也而善守者當之
則有所不能攻高峻其牆深峭其池輔以寨柵重以溝障固以大車險以
蒺藜遠設斥候嚴慎披旗冠來先聞預爲之備冠至堅守不妄爭利伺其
怠隙乘其不意敗亂其衆使攻者不能爲勇無所用智氣沮力憊遠延引

永樂大典

卷八三三九

去此善守者致然也而遇善攻者則守有所不能固故攻非難也攻而必勝為難守非難也守而必固為難守必固攻必取豈特為將者知兵善用衆使然哉必也國之德澤洽乎人也深禮義漸乎人也久而人心戴之皆樂為之死故也故金城湯池非固而人心為固堅甲利兵非強而人心為強人心不患離則何敵不可推人心不患叛則何寇不可散孟子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然則欲安國乎亂戰勝攻取無所為而不成舍養民何以哉軍誠秘術巧攻善守 陽間兵法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洋洋乎是言實用兵之妙術也 夫攻其所不守則何攻而不克守其所不攻則何守而不固是以驚其東而潛擊其西誘其前而默襲其後皆圖其一而伴擾其四遠志取其分而虛奔其所聚或以長風擊浪月暗霧昏鼓鐸沸於雲中旌旗拂於鳥道茲可謂善攻動於九天之上者也若乃秘虛實而無形蓄智謀而不洩謹備其險要周慎其折衝保鏡野而不懈深長溝而斗絕滅影於幽微縮聲於神鬼茲可謂善守者應於九地之下者也故夫用兵之法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張雷震之陣鼓角沸於雲中激勇敢之夫叱咤爭於地道或無高不往而無深不入或詭伏隨勢而不可測知城中恐怖出降而來斯乃為脅敵之威亦謂攻城之助也 故軍

永樂大典卷八三三九

聖

志曰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或人問曰野戰攻城既聞之矣圍城保壁其計如何對曰凡攻城者兵倍則攻之十則圍之環而闕之離而合之備其攻具然後行之得其土地然後臨之趨其所危絕其所恃若素紹之圍公孫瓚馬懿之取公孫淵連弩射其城中衝梯舞於樓上可謂善攻城矣凡守城者高其堆堞浚其池隍絕男女之窺覘謹門戶之開闔城危則聚兵積木石以備之地道則鑿井設皮甕以聽之掘土坑以陷之燒鐵林以灌之若墨翟之制公輸郝昭之拒葛亮或縈帶而連礮或射大而重礮可謂善守城矣或問曰敵衆而勇將嚴而整鋒甲既銳攻具甚精弓弩亂發而梯撞堦前拋石交橫而鈎剗爭進土山地道即無攻而不為穿城蟻附乃四面而騰沸土豚車之填塹則石箭無可助其功撞車之方輓則湯火莫能施其用加衆心同欲百處仰登蒙蔽固密難卒制禦而我援孤救絕將雖一心士懷二志則如之何對曰凡守城之法知敵欲攻設其方畧預為防備先於城外二三百步所有井樹墻屋並填除之井有不填者即毒之石木埽瓦芻茭草荻及百卉之物皆收而入之卒運不盡者並聚而焚之此豈不濟哉所使廢敵所須哉柴薪草

木以運入者即逢空開而貯積之塗塗其上勿令敵人設巧使間謀及飛鳥擊火繼子弩奔矢而燒之使百姓無驚其城內五十步墻屋亦並除之勿使將士救護致有隔礙夫先於城內預貯其備守之具木石柴薪茅茨蘆葦灰沙鐵炭松栢蓬艾脂麻皮繩葛蔴釜竈壚竈釜瓦楮木長斧長鉅長錐長鎌兼連棒手棒兼束葦為棒多挿松栢於上大小萬數城上城下咸蓄積之不得臨事今有闕乏危城有不可守者五若城大而人少邑小而衆多糧儲寡而柴火不供城卑池淺而守其不足水高城下而可溉灌諸如此例皆棄而徙之故曰三里之城萬家之守足矣危城皆舍水於四面濠池又去城五步臨濠更立一小隔城以援城身至隔城必須加工率築厚六尺高五尺仍安女牆以備穿掘敵人若併力來攻梯撞聚進既緣隔城致礙卒疾未可施功敵雖使人填壕斷隔城旬日間傷死以衆縱能積日填平得三五處者即我所備者寡而有九分之利矣仍令城上四隊別立其四表若敵攻之處去城六十步即舉一表撞梯逼城舉二表敵有登梯舉三表攀女牆舉四表若不攻之處不得舉表恐有驚亂如夜中卒有不意來攻城即舉火如前四表矣其守城之法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備雜供之要而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五十步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九

四

百步皆立其長兼文武等官量才受任而皆領之其城內先量兵多少簡募驍勇分為十隊或二三十隊大將副將各領隊遠城四面走救之即城內老少及丁女除營食之外應為役者城上四隊城下樹其一隊使識文字者點檢掌其備守之物各以為八部仍於城上四隊之間各置旗須木撞梯板則舉蒼旗須灰炭平鐵則舉赤旗須燧木樵葦即舉黃旗須沙石磚瓦即舉白旗須水湯不潔即舉黑旗須勇士加卒即舉熊虎之旗須箭戟弓劍即舉鷲鳥之旗須皮繩麻錘鐵鎗釜鑿即舉雙兔之旗但城上舉旗即仰主當之官隨色而供物足即收旗則所須必至而衆無誼闕矣若暗夜守城之法當三十步懸一燈城半腹中又百步懸一犬於城下置食於傍旦即牽上犬吠之處即可備矣其城上四隊之間安轉關小砲二機關大砲一其石如三四升者使打敵人雲梯撞砲等物其城先從城邊用木跳出為重女牆高於土女牆五尺已上板覆其下隨事緩急而開閉之則敵人雖衆攻具雖多而我備禦彼亦無可施攻若敵人拋大石打我牆樓慮恐崩壞者即於石下之處出跳空中懸牛皮及繩皮承其石墮挺動終不損矣若內高外下被敵穿穴者即從內度其所至鑿為三二井當以新甃使薄皮裹口如鼓之狀使聽耳者於井口伏甃而聽審知穴處我當

助鑿而迎之。與外相遇即着熟艾一石燒令煙出以板覆其井口勿令煙
洩仍使緇袋而緇之。又預為標桿懸鐵鍊長三丈以上束硬柴兼灰葦
濕草而燃之緇於城外所穴之孔隨後多擲惡草而煙燒之若敵人有蟻
附於城者即准標桿注矣而烟之則蟻附之功自然敗矣其城門及樓皆
以麥越等塗厚塗其上使防火箭及推火車而燒之如已被燒當使鹿打
竹筒長一尺搜去竹節以馬驢生皮等合縫袋可貯水各五六石以上將
竹筒挿於袋中急縛如澗筒狀令壯士三五人撮水口急而蹙之有火之
處引水而救水盡更添即火速滅矣每門常貯四具如無竹之處以鹿椽
中鏹為兩片搜去中心如竹筒形選合束之准前而用并手澗筒二十具
而為之備敵人於車中多着炭火上安鏹滿中盛油煎之令熱并於鏹中
外多着茅草推至門樓下即縱火而去者必不得以少水投之熱油得水
其焰必高即恐被燒當待衆水俱至一時沃之始得滅矣如敵人使轆車
我則先作籠鐵環廣一尺并屈桑木為環使鐵及麻索各相連續之轆頭
一到即以鐵木等環牽轆頭仍於傍故使起先安梳檣引取索頭而牽
之其轆車必是翻倒若翻即以弓弩射推轆之人既無衣甲當必敗走急
令健兒往燒仍速擲柴葦助而焚之其然可待也若敵人為木驢來攻我

城即放鐵蒺藜下而救之其鐵蒺藜以熟鐵狀如大母指長一尺一寸者
四條仍作劍鋒形安逆順須布如蒺藜以生鐵灌其中央重七十斤已
上仍安其背鼻中連鐵鍊如下救訖即以拖檣御上若木驢上有牛皮及
泥者敷着遂蒺藜而舉因放火炬灌油而燒之敵必不能救矣其城內百
姓家處必須盡為天井高出其突慎其火有失火者斬之火以發者必是
姦人為亂其救火者先須令便近王當八部官人領老小丁女救之仍令
速白大將大將使信人領左右救火其守城之人必須嚴加十倍若城中
有卒驚及大暴起者大將即疾擊鼓五通耳聞鼓音吏卒百姓及城上城
下不得輒離職掌并亂走於街巷有者罪之火起所部官不即急白大將
者如前令仍須賞罰以信則得而不挽矣如其城中有賢良忠正奇諫特
異者有勇鬪陵敵不憚艱險者有機關工巧備急解結者有奮功募賞救
死不倦者有彈射非遠不避強禦者有狗盜踰城敢刺敵將者有緩頰多
辭反白為黑者有諂佞便僻詭詐多端者凡如此輩大將皆須察之聚而
使之禮而賞之勸而罰之即得各盡其力矣夫善守者必須講賢能調武
勇任事功發力復有自將吏已下所有積聚皆出其半以供不足既資又
無交結則上下回力如共坐滿船矣又勿使望氣之人與巫祝評論怪異

輒言吉凶既不益將而惑其衆城中若有寃嫌當令預遁文狀臨戰之急而後私讎者誅及妻子及大將預爲榜白分明曉示若有與敵私通結期內應姦說伺隙苟爲二心將我虛實盡覆結實募能告者大將當自詰問的知不謬滅族其家即以叛者資財田宅使賞告人如其爵秩仍官賞之勝出之復則人人自倍其守不敢交議矣其有苦戰身死者大將以下皆可親臨弔其父母妻子厚賞而封之若傷甚者給其牛酒量而爵之其有避戰自害詐病苟容者可令衆而罪之即姦僞倍力而衆一心矣其夜巡城當日易其木契匙爲雌雄或付守者唯或付守者唯使腹心之人更次執契而勒之仍使信人持爲契匙而貳之所由隊主不執者即且集衆隊而罰之即姦說息矣其城中非大將之令而副將長吏等輒有出令及旌旗章表幡幟等有不依舊制而更樹他色之物并輒吹奏管笛鼓角使人入城非主司而與之語者皆罪之即固而不危矣但使部分有方使士心若一上下齊僞衆巧同施敵人雖百處來攻而我亦有百處之備豈慮城之不固敵之不敗者哉宋虞允文奏議論收復華州分兵守險臣竊見華州以孤城諸軍攻打閱四箇月不下或虜因循賊生巧計節次與吳璘商量分那官軍共刀必取已於六月二十一日七月一日兩具劄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三十九

留

子以曲折事因奏知去訖今日得璘捷報實自陛下以聖德嗣位威靈遐暢諸將得以成功天下不勝慶幸今熙河路一帶人民可以安業商旅可以通行焉政可以復舊又抽那得官軍及弓箭手忠義人二萬餘人以分戍秦隴德順之險向西一面吳璘以身當之可以堅守無疑獨南山谿谷諸關隘並各損壞戍守之兵各不過老弱十數人羣士夫之慮皆以爲憂臣已與璘商量於利州東路人馬數中量留一千五百人今日已令傳忠信前去措置臣體訪得南山以北向化者甚衆就委傳忠信前去招收以壯軍勢以弭盜賊又興元重地不可略無人馬爲諸軍聲援臣見委忠義統領官關寶結集義士蒐揀伉健之人教習神臂弓以爲戰守之備雖據吳璘探報虜中日添生兵必欲從朝廷乞一二萬人應援臣深慮襄漢江淮之兵萬一抽那不行臨時有誤指準却致失措故且隨事廣作隄備庶決保蜀境觀釁而進仰寬陛下顧憂蘇東坡集論攻守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銳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馬守者有三道馬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鼓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

永樂大典

卷八三三九

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擣鼓實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伏門斬關而人者有為他戶之不為鍵而入者有為乘壞垣坎墻址而入者有為伏門斬關而主人不知察發而失他戶之不為鍵而主人不知察大半矣乘壞垣坎墻址而主人不知察皆是矣為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戶墻隙之不為馬夫正道之兵伏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常攻函谷矣而秦莊敗之曹操常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常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守備者素也劉漢反攻大梁田豫伯請以五萬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漢會武關岑彭訪公孫述自江州沂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湯統出延岑軍復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想攻棘蒺志指卒以抗李光顯而不備想想自文成破

張紫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州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清發夜郎兵浮船舸江道番禹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崖魚貫而進止江油而降馬邈至綿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攻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令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况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邪武成安守器圖并說並見兵器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三百三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呂昊

書寫儒士臣吳子懷

圈點監生臣徐克松

臣歐陽卿